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圣夜叉传说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 楔子

传说数万年前的天界和现今的和平是全然不同的。

在那段乱世里，天界犹如地狱，人人自危！只因为新任天帝“帝释天”善妒，凡不从、谏言、有势力、甚至具有战斗力等族群。均一一遭到歼灭！

天界也曾经有过一段平和美好的日子，那是在上任天帝还在位的时候：当时天下大平，天界、人界、魔界，三大界各安天命、各司其职，数百年的美好时光犹存脑海，却没想到雷神释造反，推翻了前任天帝、自命为帝！

雷神称帝之后名为：帝释，或称帝释天。

帝释天初登帝位便不断地诛杀异己。当时权力可与天帝相抗衡的“护天一族”、上古神族“金刚族”首当其冲被诛灭！接下来的则是天界的守门人修罗族惨遭分裂灭族！

到了后世，“护天一族”再也不是护天一族。而成了“灭天一族”，修罗族也成了魔族之一：当年神圣的族人们到了后世流传，全成了妖魔鬼怪！

天界失去了“护天一族”、“圣修罗族”——还有谁呢？天神门心里其实都清楚，帝释天接下来的目标是“圣夜叉族”……圣夜叉族向来有修罗族继任者之称。天界少了修罗族之后，四方魔界见有机可趁，纷纷从四面八方群起作乱，整个天界、人界只能用群魔乱舞形容！

夜叉族属天界四方守护神族，镇守着天界北方，是继修罗族之后天界最强的武神族；但这并不能让帝释天有所迟疑，他依然处心积虑地想一举歼灭夜叉族，让雷神一族从此成为三界中最强的神族！

圣夜叉族与一般神族不同，一般神族以男性为主，有力量的皇族世代继承王位，代代相传，王位从不曾落入其它族人之手。但夜叉族不同，夜叉族向来以女为王，是个母系社会，唯有女性夜叉族人才有资格继承夜叉族的王位。

历代以来，夜叉族的女性均以强悍闻名！而且夜叉族的女性战士其战力通常要强过许多神族的男性战士！

到了第二十七代的夜叉王依然遵循传统，在族中挑选出战力最强的女性族人成为夜叉王，而这位王正是她的女儿星罗公主。

夜叉族的皇族是世袭制度，但是王位却不是世袭，而是必须经由挑选、比武之后才诞生，这种继承仪式每一百年举行一次；所以皇族虽然不变，继任的王者却不见得一定是皇族。

每位夜叉族人的生命平均约有五百年，扣除年幼与年老的岁月。其中大概有三百年是战力发挥到极致的辉煌时代，但是为了维持战力不坠、同时也为了防范王者怠惰或发生其它意外，所以继任仪式每百年举行一次；不管当时在位的王者是否受到族人爱戴，都不能免除每百年便可能被除去资格的危险！

正因为夜叉族是如此的重视族群的安危和维持战力的使命，所以也让夜叉一族在其它的神族中显得格外突出——也显得格外的好战！

若说圣修罗族是最强的“战神”，那么夜叉族无疑是最强的“斗神”！

星罗公主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下严格挑选出来的继任者。

星罗公主的母亲是个平民，但是她的父亲却是夜叉族的皇族，她打败

了上一任夜叉王成为王者早已是公认的既定事实。

早在星罗公主的幼年阶段，她的父亲便已经为这个女儿准备了最严格的训练，好让夜叉族的王位能再回到皇族的手中，而星罗也不负重望的达成了使命成为继任夜叉王。

星罗的父亲当时并不知道他给自己心爱女儿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命运  
星罗成为夜叉王，但是却是在乱世之中 在帝释天最想铲除夜叉族的时候所产生的王！

## 第一章

“围住它！别让他跑了！围住！”“小心一点！”龙妖血红着双眼疯狂地四下奔窜，夜叉族的战士们吆喝着围个圈子挡住它的去路，龙妖仰天发出绝望的声音，口中喷出熊熊烈火。

“应该就是最后一只了！小心一点！”夜叉战士小心翼翼地将圈子缩小，那龙妖不停地吐出火舌，同时拼命地舞动着硕大的尾巴！

就在他们打算一举解决它时，一条小小的金黄色身影突然从龙妖身上一跃而下！

“等一等！”一直在一旁观战的星罗蓦然喊道：“别伤了那小东西！”他们定眼一看，那小小金黄色的影子竟是一只小豹：它尚未完全修成人形，却已经贝有一双与人类神似的眼睛，形状像只豹子，但那眼神却十足是人类！

它正张牙舞爪地试图保护那龙妖。

“王！”星罗公主骑着飞龙来到受伤的龙妖和豹子面前……“这只龙妖大概是养育它的，既然龙妖会养育豹子，那就表示它是具有人性的，别杀它了。”

“可是王”那龙妖竟然像是听得懂人话似的安静下来，它有些困难地张开了伤的眼睛盯着星罗公主看。

星罗微微一笑靠近它。

“公主！”星罗靠近龙妖，平静地直视着它的眼睛：“你听得懂我的话吧？我现在不杀你，但是你必须记住不准再靠近天界和人界，更不准伤人，要不然我还是会杀了你的，知道吗？”龙妖闷闷地低下头，那表情应该算是同意这样的条件了吧！星罗微笑着一挥挥手，夜叉族人立刻退开一条路让那龙妖缓缓地转身离开。

“王，那它怎么办？”星罗低头一看，那只小豹子还在张牙舞爪地警戒着，丝毫未发现龙妖已经走了，星罗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只小豹子倒是很忠心。今大已经没事了。你们先回去吧！”“那么王您呢？”星罗微笑地看着小豹子：“我想留下来和它玩一玩。”夜叉族人笑了笑挥挥手，星罗公主虽然已经贵为夜叉王，但性格其实还是像过去一样天真烂漫！他们只能莫可奈何地笑了笑、纷纷骑上自己的飞龙。

“那我们就先走了，请王自己小心保重。”那只小豹子有点莫名其妙地警戒着，等到夜叉族人都消失了之后，它才恍然大悟地看看四周……星罗微笑地看着它：“好啦！现在只剩下我和你了，你觉得该怎么办？”小豹子傻气地眨眨眼睛，不大确定地看看四周，刚刚它所护卫的龙妖已经消失了，威胁

她的夜叉族也已经消失了，只剩下眼前的女子和自己。它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

“等等我啊！”星罗笑起来追上去，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这只小豹子这么感兴趣，只觉得就这样把它留在外面不大好。她想收服它！

小豹子愈逃愈快，星罗在后面不断地追赶，直到它冲进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森林之中！

那是“魔之森林”。

星罗公主停在森林前，小豹子的动作很快，不一会儿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影子，只剩下她立在森林前，怔怔地注视着那高耸入天的千年古树。

据说“魔之森林”便是当年神魔大战的地点，那场令天地为之变色、血流成河的残酷战争，至今只要提起仍令人感到恐惧！

也据说在“魔之森林”封印着魔界至高的主宰——灭天一族的传人……星罗停下火龙，森林里的阴气让火龙不安地喷着气，那不停踱步的样子看起来极为紧张！

星罗安抚地拍拍飞龙的脖子，很快做了决定。

“嘘，乖乖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火龙不安地甩甩头，星罗将它留在原地，自己缓缓地走进了森林。

“魔之森林”里很安静，最奇怪的也就是它的安静。

一般森林里会有的声音它全都没有，没有鸟叫、没有虫鸣，好象时间在进入“魔之森林”的那一刹那便莫名奇妙地自行停止了一样。

星罗好奇地四下张望，这片森林距离夜叉族并不远，记得她小时候总会背着大人偷偷自己一个人溜到这里来，她想试试看自己到底多有勇气，所以每次都鼓足了勇气想进入这片森林，可是每次也都失败！好不容易有一次终于鼓足了勇气进去，却是闭着眼睛进去。五份钟之后又尖叫着闭着眼睛冲出来！

现在想想看的有点好笑。

抬头看着这片森林，这里的树木全都高耸入天，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这个地方生存的，她侧耳倾听，彷彿真的可以听到树木交谈的声音。

星罗走到树林里面。在其中一棵最大的树旁停下来，抬起头竟然看不到这棵树的顶端！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口气。

好舒服！也不知道为什么好象所有的烦恼与痛楚都在刹那间得到安抚了！

她的前额靠在树干上，很仔细地听着那棵大树的声音，……听着大树这数千年来所听过、见过的故事……那感觉好温暖，好象听到亲人在她的耳边低语。

“吱——”她猛然回头！那只小小的豹子正在她的身后张牙舞爪、威胁地露出牙齿！

星罗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的笑容是那么的美丽。那只小小的豹妖竟然一下子看傻了眼，圆滚滚的眼睛动也不动地凝视着她，她在大树下坐了下来，那豹妖甩甩头很谨慎地盯着她看。星罗只是淡淡微笑地坐在那里，手上的长剑放在地上。

豹妖似乎不知如何是好地停在那里。

“过来。”星罗轻轻地说道。

豹妖眨眨眼睛，那眼里还有一丝戒备。

星罗甜甜地笑了笑：“过来啊！我不曾欺负你的。”小豹子又甩甩头。好半晌才缓缓地踱步走到她的身边，星罗伸出手温柔地轻抚着小豹子的头，小豹子忍不住懒洋洋地伸个懒腰，那样子哪里像只花豹。

简直就像是只小小的花猫！

“你叫什么名字？”星罗温柔地抚着小豹子轻轻地问：“你会说话吗？”小豹子不理睬她，径自摩挲她的手，那表情满足到极点，星罗忍不住笑了起来：“像你这样怎么还没被人类抓去当宠物？”小豹子似乎听懂这句话，它没好气地轻咬她的手，星罗讶异地轻叫起来！

小豹子却“笑着”一溜烟跑到大树后面对着她笑，星罗既讶异又惊喜地看着它：“你不但听得懂人话，而且你还是只很顽皮的小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她说着跳起来，追着小豹子而去。清脆的笑声在沉默已久的“魔之森林”中回响！

连树木们都似乎笑了起来 告别千年来的沉默，尽管可能只是暂时的。

“皇子？”他静静地、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幻镜中所显现出来的景象，那表情温柔得让人意外！

“皇子？”他挑挑眉抬起头：“有事吗？阿悉多罗。”阿悉多罗的年纪很大了！大概连他自己也无法说出自己正确的年龄。

他站在年轻的男子面前，那枯瘦的身体现在正缓缓地晃了晃。

他的身体极为瘦削，可是也极为高挑，那么高挑瘦削的身体却又配上了一个出奇巨大的头颅，整个人看起来总令人感到一丝诡谲不安。

“皇子对新选的皇妃满意吗？”阿悉多罗露出一口残缺的牙齿微微一笑。

他回头再看一眼幻镜中的影像不由得笑了笑，其实他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吧！早在她童年时代他使常常在幻镜中见到她的身影，她的一颦一笑对他来说都再熟悉不过！

“应该是满意吧！她是个很特别的女子。”“她是个战斗力极强的女子，我们族里最欠缺的就是战斗力强的女子；说不定皇子娶了她之后对我族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阿悉多罗期待地搓着双手说道。

他沉默地点点头，尽管他极不愿意把两件事混为一谈，却也不忍心打碎老人家的希望。

阿悉多罗是目前为止灭天一族活得最久的人；他眼睁睁地看着灭天一族在战争中被帝释大打败、也看着灭天一族为了求最后的生存而不得不接受魔族的帮助，躲到这个暗无天日的魔族城堡里。

如果没有阿悉多罗，他根本活不到今天。

一既然皇子喜欢她，不如属下现在就把她带到城堡里来吧！等她离开了“魔之森林”，要想抓她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他叹口气轻轻地点点头。阿悉多罗高兴地笑了笑：“属下这就去准备。”他转身看着幻镜，那名叫星罗的女子正和小豹子开心地玩耍着——如果他们可以由感情而结合那会是一件最完美的事，但是他们却不能 因为他们早已没有时间谈爱情了！

只是他怀疑——这样的女子会这么容易就范吗？他的脸上突然出现有趣的笑容 当然不会，而这正是亲眼目睹“夜叉王”能力的最好时候！

他真想看看帝释天所封的“天界最强的武神将”究竟有多大能耐！

天色渐渐暗了，外面传来有人呼喊的声音。

星罗有些遗憾地抬头看看天色，她叹口气歉然地看着小豹子：“恐怕我

必须回去了，他们已经出来找我了。”小豹子依依不舍地在她的脚边摩掌。星罗低下身子轻轻地抱起它，亲爱地吻吻它的鼻尖微微一笑：“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秘密会面的地方吧？好不好？我有空的时候一定会过来找你的。你会乖乖留在这里吗？”小豹子用力点点头，发出可爱的声音……星罗亲密地抱着它：“这是我们的约定哟！你可千万下要再和魔族一起出现了，要不然会被其它人当成魔族消灭的，知道吗？”小豹子用它的头颅磨磨她的脸，然后亲爱地在她的脸上舔了好几下！

星罗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很快过来看你的！”小豹子轻鸣着躺在她的怀里，星罗有些舍不得，她抱起小豹子凝视着那双炯炯有神的豹眼说道：“这是我这阵子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了！真希望可以带你回去”轰！

星罗猛然跳起来！

她身后那棵大树竟然轰地裂开一个大洞！那漆黑的洞穴里隐隐散发着一股诡异的味道，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冰冷味道！

星罗将小豹子放下，手上的长剑戒备地握紧！

“谁？”“皇妃，我代替皇子来迎接你了。”一个出奇高瘦又有个大脑袋的怪人出现，他那张裂开的嘴里只剩下几颗残缺不全的牙齿，可是那表情却是高兴的尽管看起来实在很奇怪！

“什么皇妃？什么皇子？”星罗挑起眼睛打量眼前的怪人，这家伙绝对不会是天界的人！

他的味道太臭！身上散发的气息太阴森，而他的头上隐隐有着两只角那是魔族的象征！

“离我远一点！我不想在这里杀人！”星罗冷冷地说道：“我是夜叉族的王，你不会想跟我打一场的。”阿悉多罗笑得很诡异，他做个手势退开，那大树裂开的动静像是有魔力一样吸引着她！

星罗怔怔地注视着那个洞那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呼唤她！那感觉好温暖！她几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然后她看到小豹子，那小小的豹子正不知不觉地往里面走去！

星罗大吃一惊！她连忙大喝一声：“站住！别再往前走了！”MISSING 开这里，“小豹子兴奋地跳起来。冲到星罗身边，两个人缓缓地走出森林。黑暗的森林中，他注视着幻镜中所发生的一切，喃喃自语地说着：“很强，的确很强，正是我所需要的女子。”幻镜中的星罗已经走到了“魔之森林”外面，等在那里的夜叉族们立刻冲上来！

他们都听到森林里打斗的声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进入森林；他们只要一靠近森林，那枕高耸入天的大树便莫名其妙地伸出树枝挡住他们。而那些树枝砍断了竟然会立刻再度伸长！显然是被设下“结界”无法通过！

“王！”“王！您没事吧？”“对不起！属下失职！”夜叉们焦急地围了上来：“属下没发现”“不要紧，那不是你们的错。”星罗微微一笑，身旁跟着的小豹子戒慎戒惧地盯着那些夜叉们，她温柔地拍拍它的头说：“放心吧！他们都是我的伙伴。”“王？这小豹子”“它吗？”星罗微笑着抱起小豹子凝视着它轻轻说道：“它是我的新朋友，名字叫”沙罗“，”星罗招招手跳上火龙：“来吧，沙罗！我们回夜叉族去！”小豹子开心地跳上火龙的背，那火龙不大习惯地喷喷气。沙罗抓抓它的颈子，火龙有点无奈地回头看了一

眼然后起飞。

森林深处的他凝视着幻镜中的女子，阿悉多罗已经回来了，他的手整齐地被切断。

“阿悉多罗，她真的很强吧？”阿悉多罗有些不情愿地看着自己的手：“是的，皇子！新皇妃的确很强！”他微微一笑，回过头来，阿悉多罗的断手被扔在地上：他轻轻一挥手，那断手立刻飞起来。顺着他的手势旋转，没多久那两支断手竟化成一团黑色的烟雾：一还你吧！

“他笑着用力一挥手，那团烟雾扑向阿悉多罗，在他被切断手的地方再度幻化成一双手——一双完完整整，和过去一模一样的手。阿希多罗用力挥舞两下，那手和新的一样好！”谢皇子！“他回头注视幻镜，星罗他们已经回到夜叉族了。那里的人们正欢迎着他们的主人回去。夜叉族——继修罗族之后天界最强悍的守护族群！她是夜叉族的王——天界最强的武神将！他轻轻地笑了笑，那将是他的妻子，也是灭天一族百年来的第一位皇妃。当然，他正是灭天一族的最后传人：魁。灭天皇子，魁。星罗回到族里没多久便听到声音了，那声音那么巨大，想不注意也没办法，她抱着小豹子走到宫殿的阳台外。翅膀扑扑地声音愈来愈近，然后几条人影破云而出！星罗微笑地等在那里，有羽翼的人也只有大空族了，果然大空族的迦楼罗王凭空而降，他背上的羽翼雪白无瑕，那光泽即使在黑暗中都依然灿烂夺目。”好久不见了！迦楼罗。“迦楼罗收起他的羽翼，那雪白挺拔的风采不知道迷熬了多少天界淑女！甚至连天帝的爱女爱染明王也忍不住为他心动！他微微一笑，低下头注视着她怀里的小豹子，那小豹子正对着他威胁地低咆哮着！——你的宠物吗？”“我可不会称它为宠物，它是我的新朋友，”星罗亲密地摸摸小豹子的头：“它叫沙罗，我今天才交的新朋友。”迦楼罗王好笑地对着小豹子挑挑眉：“你不当它是宠物，但恐怕它认为你是宠物吧！

看它的样子好象随时都准备为你一战似的！”“你的想象力几时才会收敛一下？”星罗笑着请他进入屋内。

“当我听到你的消息时。”迦楼罗笑了笑：“没想到你真会去晋见帝释天。”星罗的眼神一黯。

几天前是帝释天登基大典，仞仞天——天帝所居住的地方——特地派人通知她，命她一定要到，尽管她有千般不愿地无法抗命。

“恐怕我并没有别的选择。”“大家都为你感到同情——”“同情什么？”星罗原本的好心情一扫而空！她放下小豹子：“同情我还在服丧期间就得上仞仞天为帝释天做武术表演吗？”“当然不是！”迦楼罗王讶异地摇头说道：“我们都了解帝释天。他之所以会找你去并不像他所说的只是单纯的想见见新任的夜叉王，而是想试试看你究竟强不强！”天界最强的武神将“今年封给了你，那也表示你这一年都必须极为小心！那并不只是一种荣耀——”星罗倔强的脸色让迦楼罗叹口气：“听我说，星罗！那代表的是一种灾难！

你以为四方守门者为什么都不去参加比赛？龙族、俱修摩部罗、天空族，没有人去参加比赛，并不是因为怕输，而是因为害怕遭到灭族的命运！”“灭族”——星罗错愕地抬起眼！

迦楼罗点点头：“我很抱歉这么晚才告诉你，我原以为前夜叉王才刚刚过世，帝释天应该不会找你去，或者你也不会前去参加盛会的！谁知道……”“你刚刚说”灭族“是什么意思？”星罗嘶哑着嗓子问，“帝释天害怕比他强的人。”迦楼罗凝视着她的眼轻轻地回答：“他从统一了天界、将宇宙分开

之后，就害怕会有人夺去他的帝位。这许多年来真正的强者都消失了！阿修罗族的圣修罗王、金刚族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甚至被视为禁忌的“灭天一族”，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被他用各种手段及借口残杀的！”迦楼罗有些困难地低声开口：“一星罗，只剩下你们了！夜叉族原本就应该是他的下一个目标，而你的出现加快了他的速度。“梦魇霎时成真！母亲过世之前那茫然的双眼——她喃喃地、不断地重复着几句话：“夜叉族即将灭亡，你将是宿命中夜叉族的最后一个王者”“夜叉族即将灭亡了，你将是宿命中最后一个王者”“老天！”星罗错愕地盯着迦楼罗不可思议地低喃着：“母亲说得是对的，她说得真的是对的”迦楼罗焦急地扶住她：“星罗！”“告诉我！”她恐慌地握住他的手：“迦楼罗！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坐视自己的灭亡吗？”迦楼罗王无言地低下头。

星罗愤怒地揪住他的手：“说话！你不会是专程来告诉我夜叉族即将灭亡的事吧？啊？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逃过这样的命运！告诉我！”迦楼罗松开她的手背转过身去：“星罗，你真的愿意为夜叉族做任何牺牲吗？”“当然！我是他们的王！我不能让夜叉族在我的手中灭亡！”“即使逆天而行？”星罗霍然抬起眼。

迦楼罗王看着她。

她丝毫没有犹豫，只是坚决地、轻轻地、几不可闻地低低说道：“即使逆天而行。”

## 第二章

“龙王！”水族中的王缓缓地睁开眼睛。在他的床前有一大片紫色的烟雾。

“龙王”他揉揉老眼，用些许不耐烦的态度掩饰住自己声音里的欣喜说道：“我听到了！你们这两个老家伙有什么话要说？”烟雾里有两条幻影，他们微笑着注视着老朋友：“再看到你真好。”“对着两只鬼说话我可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老龙王口是心非地看着他们。其实他好想念这些老朋友，但在他们过世的时候他甚至无法去见他们最后一面！

夜叉王夫妻淡淡一笑：“我们有事来拜托你。”“什么事？”他们互相对视一眼，夜叉王那美丽绝伦的面孔笼上一层深切的悲伤，而她的丈夫却只能深切地叹口气：“夜叉族即将灭亡。我的孩子将是夜叉族最后的王者。”龙王当下跳起来！

“什么？”夜叉王惨惨一笑：“这就是我们要请求你的地方，请你帮助星罗吧！灭族的命运已经无法避免，我们只求能让星罗存活。”她紧紧依偎在丈夫的怀里，那美丽的眼里恐惧地流下泪水：“她是我们仅有的孩子——”夜叉王的丈夫无言地抱紧妻子，他注视着龙王：“我知道这要求很强人所难。但是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你已是我们最后的朋友，这件事也只能拜托你了！”龙王惊愕地看着他们，还没回过神来，那紫色烟雾已经缓缓消失！

“嘿！怎么帮啊？你们给我说清楚再走！嘿！”“护天一族的传人，一切就拜托你了”龙王猛然从床上跳起来！

“嘿！”床前没有夜叉王夫妻的身影、没有紫色烟雾，只有那最后一句话



还在他的耳畔回响……护天一族的传人？传说是真的吗？护天一族还留有最后传人？问题是在哪里？龙王豁然从床上跳起来吼道：“阿传海！”龙族的王子阿传海几乎瞬间出现，他恭谨地候在他的身边：“父王。”老龙王穿好衣服等在桌子边，他有一副极其魁梧的身形，那宽厚结实的体型常令人望之生畏！尤其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总是散发着让人不敢直视的威武光芒！现在那双眼睛就正眺了起来，深思地、有些犹豫地看着唯一的儿子。

他知道自己已经老了，四方守门人里就只剩下他这把老骨头还在王位上，过去与他一起作战的战友都已经过世。

他已经为龙族做了最好的打算，现在该是把王位传给这个孩子的时候了。

他叹口气：“阿传海，我打算过几天就替你举行加冕典礼。”阿传海讶异地注视着父亲：“父王？为什么突然做这个决定？你的身体还很好，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老了！”龙王不耐烦地挥手嚷道：“我不想再待在这个位置上了！”“父王”“你怎么这么多废话？我是龙王，你是我儿子，我叫你继任难道你还有什么意见吗？”阿传海低下眼睛：“孩儿当然不敢有意见，孩儿只是想知道父王将王位传给孩儿之后打算做些什么？”龙王有些讶异地瞪着阿传海：“干什么？我退位之后想做些什么还得向你报告吗？”阿传海无言地抬起眼睛 这对父子已经相处数百年了，他当然知道父亲的心里在想什么，他苦笑着摇摇头：“孩儿不敢，孩儿只希望父王能开心而已。”开心？老龙王近乎苦涩地笑了笑，他怎么开心得起来？眼看着自己的伙伴们一个个死于非命，看着天界一步步走进灭亡，他能开心吗？为了龙族，他背叛了自己的朋友们 护天一族、修罗王、夜叉王 那些幽魂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身旁哀怨地注视着他！

帝释天暴虐无道，他们多么渴望能推翻他。重建天界原有的平和宁静，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有能力的族群几乎被消灭殆尽，为了自己族群的延续，他们不敢做出任何可能激怒帝释天的动作！甚至不敢多有联系！

直到现在 夜叉族即将灭亡，他知道自己已无力改变命运之轮的运转，但是他不会放弃的。

他已经够老了，为了龙族，他已经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生命！这剩下的最后一口气，他决定要留着替他的朋友们出一口气。

“就这样决定了，过几天我就把王位传给你；你只要好好的保护龙族，其它的就不用管了。”老龙王认真地注视着儿子：“你是龙族的王了，要好好保护我们的族人，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忘记你身为王者的责任，知道吗？”阿传海无言地低下头。“是的”他苦涩地回答：“我知道。”他将面对与父亲一样的命运：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牺牲自己的族人！

就算是自己的父亲死在自己面前。

这是身为王者的命运。

是的。他真的知道。

夜叉族即将灭亡 真的即将灭亡吗？他们都这么说着，由不得她不信！

身为夜叉王，她必须为她的族人着想 不能真的就这样等着接受灭亡的命运！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怎么做 传说中，在“魔之森林”的最深处隐藏着一位能预知未来、通晓过去的占星家，或许去找他可以得到答案。

迦楼罗所说的逆天而行指的就是这个 那占星者原是不肯侍奉帝释天

的叛逆；去找他若被帝释知道，那么用不着等到夜叉族命定灭亡的那一刻来临，帝释天会先派出大军消灭他们！

“星罗？”沉思中，门口有人这样轻轻唤道。

“姥姥。”星罗起身，盲眼长老由侍女扶着走了进来。

盲眼长老坐下之后对侍女挥挥手：“你们先出去吧！我有话想对王说。”

“是的。”侍女退下去之后，盲眼姥姥对着星罗：“有什么事让您心烦吗？王。”姥姥已经很老很老了，她那双眼睛紧紧地闭着，旁边的肌肉都已经萎缩，但那脸仍然是慈祥的。过去她曾听她母亲说过，姥姥过去也是战士中数一数二的强者；原本有希望继任夜叉王位，但是却在帝释天造反的那一次战役之中失去了眼睛，同时也失去继任夜叉王的机会。

星罗勉强微笑，盲眼姥姥从她很小的时候就陪在她的身边，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她的良师益友；她的举动或许可以欺骗其它人，却绝对瞒不过姥姥。尽管她的眼睛看不见，但她对周遭的变化却比其它人更加敏锐。

“王。”姥姥皱起眉。

星罗咬着唇。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口，怎么说？难道就说夜叉族即将在她的手上灭亡，而她却一点办法地想不出来吗？“孩子。”“没什么事姥姥”

星罗只能勉强微笑着回答。企图安慰老人：“我只是想到母亲和父亲而已。”

“别骗我了，孩子。”姥姥笑了笑：“你的心事我会不知道吗？他们说迦楼罗王走了之后你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吃不喝。一定是迦楼罗王对你说了些什么吧？”“姥姥！”“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盲眼姥姥的面孔转向外面 那是匆匆天的方向，她沉思片刻之后淡淡地问：“是为了帝释天吧？是为了帝释天想消灭夜叉族的事是吧？”“姥姥！”星罗愕然看着老妇人：“你怎么……怎么知道这件事？”她惨惨地笑了笑：“谁不知道呢？”星罗错愕地看着她那一向平和慈祥的面孔，竟蓦然笼上一层怨恨！

“当年就是因为帝释天掀起大战，我这双眼睛才会看不见！像帝释天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容许夜叉族的存在？恐怕他老早想铲除夜叉族，只不过一直苦无机会罢了！”星罗只能沉默。

盲眼姥姥将面孔转向她：“是为了这件事吧？”她还是说不出话来，只能注视着姥姥的面孔良久才勉强开口“姥姥！这件事除了您还有别人知道吗？”她摇摇头：“我想没有了。”“那么还是不要对其他人说吧！”“是吗？不说”盲眼姥姥摇摇头喃喃自语，半晌之后，仿佛真的了解到什么似的猛然跳起来！

“不！怎么能不说呢？王！您难道要看着夜叉族就这样毫无抵抗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就像当年修罗族一样吗？”“不，当然不是，”盲眼姥姥停下来，那眼睛茫然地搜寻着她的身影。

星罗叹口气：“不是这样的，我之所以不说，只是不想徒然引起不必要的骚动。要知道，现在帝释天正苦无机会可以消灭我们，如果我们轻举妄动，那不是自寻死路吗？”“难道……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里等死？”“不”星罗温柔地握住姥姥的手，坚定地说道：“不曾的！有我在的一天就不会等死，我也不允许等死！就算真的没有希望了，我们也要轰轰烈烈地战上一场，好让后世的人们知道夜叉族，让天地为夜叉族记上这一笔！”盲眼姥姥终于放心地笑了起来，她慈祥地反握住星罗的手轻轻地说着：“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曾让族人们失望的！”话虽这么说，但星罗看得出来她脸上那一抹说不出个苦涩。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如果帝释天真想毁灭夜叉族，以天帝军的战力，夜叉族恐怕还来不及反抗，已经先遭到灭绝！

她叹口气：“姥姥，您先去休息吧！明天，明天我会有所打算的。”盲眼姥姥点点头、无言地走了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那双盲着的眼睛静静地凝视着她：“有时候，命运是无法掌握地无法控制的：但是我相信你不会的，你与我们不同，你绝对不曾听凭命运摆布的！”星罗凝视着姥姥那苍老的身影，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阵酸楚。

那是很痛苦的吧？过去她并不了解她的父母所受的苦，但是现在她知道了：明明恨着的人却又不得不侍奉他！为了子民，他们牺牲的何止是自己的生命？现在，这样的命运轮到她了。她，没有多少选择，就算希望安安份份地当个儒弱的王，也是做不到的。

她仰天长叹很清楚地知道那，她是做不到的。

“今天我将到外地去探视一位老朋友，很快就会回来。我不在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事你们都不准擅自自动武，知道吗？”夜叉族的族人们有些讶异地看着他们的王。

“这是为什么呢？万一魔族来袭怎么办？”星罗坚定地挥挥手：“尽管魔族来袭也一样，守住家园不准出战；除非危害到家园，危害到你们的生命，否则不得擅自自动武！这是命令！”“是的！我们知道了！”星罗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的脸上有疑惑，但是却都坚定地答应了她，她知道她可以信任这些族人：她所担心的只是帝释天，她必须早去早回，只有牢牢地守在自己族人的身边她才能够安心，但是不是现在。她得先去弄清楚她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她跳上飞龙朝他们挥挥手：“别忘了我所说的话。”“王一路保重！”夜叉族人们微笑着朝她挥手，那一张张面孔都是和善可亲的。

星罗端坐在飞龙上，她心爱的小豹子就坐在她的身边，希望这次前去可以得到她真正想要的答案。

他们住“魔之森林二”出发了。匆匆天，善见城。”陆下，夜叉王离开夜叉族了。”“是吗？”帝释天不大在乎地点点头：“知道了，下去吧！”他坐在他的王座上，想起几天前夜叉王星罗在善见城的武斗大会上所展现的实力，那的确令人激赏！

她的年纪还很轻啊！

那么年轻就能有那样惊人的战力，真是不可多得——那不也显现了夜叉族人的能力吗？斗神，仅次于修罗族的斗族呵！

夜叉族将来是否也会和修罗族一样走上叛逆的路子呢？如果是的话，那他们恐怕会和修罗族一样为天地掀起一场血腥大战吧？“陆下？”“昆沙门天。”帝释天的心腹四大天王之一：北天王昆沙门天来到他的身边。

昆沙门天同时也是统领，十万大军的天帝军统领。

“属下听说老龙王这几天即将为他的独子举行加冕典礼，将龙族的王位传给他。”“是吗？那孩子叫什么名字？”一阿传海，龙子阿传海。”“阿博海吗？我记得那是个聪明的孩子吧？”昆沙门天笑了笑：“很冷静的一个年轻人，比起他的父亲应该是理智的多……”帝释天挑挑眉，他那俊美一如雕刻的五官仍然严肃：“那样很好，若龙王的脾气是够人受的，他应该是守门人中年纪最大的了巴？”“是的，其它的守门人都已经换成年轻一代的王了。”“年轻一代……”星罗那张美艳绝伦、带着英气的面孔再度出现在他的面前，帝释天沉思了半晌：“昆沙门天，你认为新任夜叉王如何？”“新任夜叉王

吗？”昆沙门天不由得放慢了回话的速度，帝释天的心机深沉，尽管他朝夕与他相处都还是不能了解他真正的想法。

昆沙门天想了想，谨慎地回答：“战力惊人！可能屈目前守门人中实力最强的，前阵子升下不是已经见识过她的战力了吗？”帝释天点点头，缓缓地说道：“听说她前几天曾经进入”魔之森林“。”昆沙门天一征！

“她”帝释天抬起眼，昆沙门天的反应似乎太震惊了一点：“怎么？你很意外吗？”昆沙门天勉强一笑：“是有点震惊，夜叉王年纪还轻，或许不知道关于”魔之森林“的禁忌与传说也说不定。”“是吗？”帝释天缓缓伸个懒腰，突然话题一转：“昆沙门天，你的爱妻已经过世多年，难道你真没想过再娶一位妻子吗？善见城里的女子难道都无法令你心动？”昆沙门天愣了一下：“娶妻？”这天帝的思唯模式与常人不同，光是回答他的问话已让北天王感到疲于思索。

“听说东方将军的爱女西摩伽对你有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不！陆下！”帝释天挑挑眉。

昆沙门天连忙跪下：“属下失态，属下只是没想到”帝释天微微一笑，眼神莫测高深地注视着他：“只是没想到朕会想到为你作媒是吧？”“是”“你的反应这么激烈应该不只是为了惊讶吧？或许你的心里已经有了理想的对象，如果是的话，何不告诉朕，让朕成全你的心愿？”昆沙门天勉强一笑：“当然 当然没有”“或许你看上了新任夜叉王也说不定”“属下不敢！”昆沙门天的头更低了，不敢让帝释天看到他口是心非的眼神。

帝释天故作讶异地笑了起来：“不敢？有这么严重吗？”昆沙门天深深吸口气：“属下一心效忠陆下，怎么会想到娶妻之事？更何况属下已经有了女儿了，这辈子属下没打算再度娶妻。”“是吗？”帝释天淡淡地点点头：“这样也好。”他挥挥手说道：“你下去整理军容吧！”昆沙门天愣了一下抬起头：“整理军容？”帝释天那双锐利的眼睛一闪：“我想夜叉王你是去了”魔之森林“！如果她真与里面的叛逆没有勾结，那么没有理由去了两次对不对？”昆沙门天错愕地看着他。

帝释天笑了笑：“你放心，我会等她进去的时候才下令；如果她没有进去”魔之森林“那么夜叉族人的性命安全无虞。”昆沙门天咬着牙起身：“那如果她进去了呢？”“进去了？”帝释天微微倾身，那双金黄色的眼睛问出残忍的光芒：“那么她与叛逆勾结的事实不也清晰可见了吗？”“是！属下遵命！”昆沙门天强自镇定地退了下去，但是他的心里正在祈祷 别进去！

星罗，不管你为了什么理由 千万别进去！

昆沙门天走到善见城外，仰望着湛蓝的天空时，心里只有这一个想法：星罗，千万别进去！我这一生最不愿意的就是与你在沙场上相见！

星罗 千万别作傻事啊！

水族 龙宫。

“加冕典礼开始！”阿传海身着龙族战士的鳞甲战袍，神情端肃地站在大殿上，他的父亲苍老的脸上有着一抹微笑。

“阿传海，你是否愿意接下龙王之位，这一生为龙族尽力，承诺保护你的子民不受到伤害，并尽心护卫天地及人类？”“愿意，我将尽全部力量承诺保护子民，并尽心护卫天地以及人类安全。”阿传海回答。

老龙王欣慰地笑了笑，他的掌心缓缓升起一道金黄色烟雾，烟雾中象征龙族王者的水蓝色冠冕渐渐出现。

“我现在正式宣布你是龙族第七十任王者。”龙族子民爆出欢呼之声！

阿传海低下头接受龙族王者的冠冕，但他的脸上并没有兴奋快乐之情，相反的他的神情肃穆，仿佛这重担已经压在他的肩上。仿佛这王位对他来说并不值得高兴。“去接受你的子民的欢呼吧！”老龙王鼓励地笑了笑：“别绷着张脸，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阿传海勉为其难地笑了笑，转身接受龙族子民的欢呼！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欢呼的声音响彻云霄，但阿传海脸上的笑容却那么不自然。老龙王走到他的身边，将龙王刀送到他的面前：“这是……”“不。”阿传海回过头：“这把刀我不能要。”“什么不能要？这是历代龙王所佩戴的宝刀，是龙族的镇族之宝！”龙王没好气地瞪他：“你说不能要是什么意思？”阿传海的笑容里有点感伤：“我想，这把刀还是等您回来之后再交给我吧！”“这是什么话？你现在已经是……”“所以这是命令！”阿传海平静地注视着父亲。

老龙王愣了一下，看着儿子的脸，他突然跳起来！

阿传海吓了一跳！正待闪躲，没想到父亲一大巴掌已经打在他的背上，笑道：“好小子！有你的！”“父王”老龙王突然单膝一跪：小龙王阿传海大惊失色：“父王！”“不。”老龙王微笑着抬起头：“现在你才是龙族的王了，我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可以好好照顾龙族的子民，我真正可以放心离开了。”阿传海的眼眶蓦然温热起来，老龙王微笑着压低声音：“现在就宣布。”阿传海忍住心痛：“父王”“快点说！”老龙王命令，“这是你的职责！”阿传海闭了闭眼，他的声音听起来粗嘎、冷漠得根本不像是他的声音！

“前任龙王近来身体不适，病况日益严重，经御医诊断具有高度危险性。故已无法再待在龙宫：今天起将送往月宫调养。未经本王命令，任何人都不准前往探视，以安养天年。”欢呼的声音顿失，龙族子民错愕地看着这新任君主。似乎下大了解这命令的意义：半晌之后人群开始议论！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难道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劳苦功高吗？难道他不知道他们有多爱戴他的父亲？阿博海说完之后，无情地挥挥手：“将前任龙王带下去吧！”“不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子民们喧扰起来！”老龙王没有病！他……阿博海的眼光却冷冷地略过那些人：“你们质疑本王的命令吗？”场面安静下来，他们只能静静地看着老龙王被带了下去。原本欢喜的气氛顿时跌入谷底。“放心吧！终有一天他们会了解的。”老龙王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人民都是不擅记忆的。只要你做个仁民的君主，总有一天这件事会过去、会被淡忘……”是啊！或许人民真的是不擅记忆的，但是他不是。

阿传海呆滞地看着父亲被带走的方向。

他不会忘记是自己将父亲送上死路，他原本可以阻止，但是他没有，他永远也不曾原谅自己竟然没有。

### 第三章

魔之森林“皇子。她来了，”阿希多罗兴奋地指着水晶球：“您瞧！她

真的来了！”魁缓缓抬起眼睛，水晶球里有星罗的身影，她骑着飞龙正朝着“魔之森林”而来。

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星罗，她脸上的坚毅依旧，但神情却与上次不同。

这次她是有所为而来的吧？“皇子？”魁的手缓缓一晃。水晶球里的景象立刻改变，阿希多罗看到里面的景象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那是夜叉族的村落，离村落不远处正有滚滚烟垄翻搅，看起来像是一支军容庞大的军队。

“那是四天王之一的北天王昆沙门天！”阿希多罗下可思议地低语！

“他怎么会带领军队去夜叉族？夜叉族不正好在他的统领之下吗？”魁冷冷地注视着水晶球：“又是帝释天玩的把戏，星罗不是正朝着这里来吗？我想只要她一踏入森林，夜叉族就会立刻遭到亡族的命运。”阿希多罗愣了一下。

魁仍然面无表情，他那高深莫测的面孔上一片空白，“皇子”阿希多罗不知所措地看着他：“那么我们该怎么做。”魁不言不语，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水晶球里所显示的景象。

夜叉族即将灭亡了。但是也只有夜叉族灭亡，星罗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而且会是一个与他有着同样目标的妻子。

代价是：付出夜叉族所有人民的命！

他，想怎么做。

夜叉族平静的村落里有几个小孩子正在玩耍，那笑声清脆脆好不悦耳；但声音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了，村里的人们还没来得及探出头来，孩子们已经惊叫起来！

“天帝军！天帝军来了！”夜叉族的族人们错愕地冲出他们的屋子，十几里外烟尘滚滚，数十万大军正停驻在村落的正前方。

“这是怎么回事？天帝军为什么会突然驻扎在那里？”烟尘滚滚之中，那金黄色的军旗飘扬在半空中，上面清楚地写着：天帝军。

夜叉族的人们惊愕地议论，盲眼姥姥在侍女的搀扶下缓缓走了出来。

“终于来了吗？——”姥姥。这是怎么回事？皇又不在，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盲眼姥姥用那早已看不见的眼睛凝视着前方：“领军的是谁？”“看起来像是北天王昆沙门天 他往这边过来了！”盲眼姥姥抬起脸，昆沙门天已经骑着天马来到了她的面前：“姥姥，多年不见。您好吗？”盲眼姥姥冷笑一声：“本来是好得很，但是今天见到您就不知道是不是还会继续好下去了。”昆沙门天的脸色一变，他环视四周的夜叉族人，他们的脸上都有着莫名的谨慎和一丝恐惧 他真不愿这个地方血流成河！

“夜叉王呢？”“我们的王到外地去探访朋友了。”夜叉族人一脸的无辜，孩子们站在大人的身边。小手紧紧地拉住身旁大人的衣角，而那好奇的眼光却不停地打量着这军容庞大的军队。

昆沙门天面无表情地一挥手，天帝军立刻将夜叉村落四周团团围住！

“天王！为什么包围夜叉族？我们向来对天帝效忠！”“对啊！这北方的魔族，如果没有我们不知道将会多么猖獗！”“我们一向很忠心！为什么带着军队包围我们？难道这就是忠心的下场吗？”昆沙门天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你们忠不忠心得看你们的王如何作为。”“王？”“不可能的！”一个小孩子冲到他的前面嚷道：“星罗姊姊绝不曾做出危害夜叉族人生命的事！她是我们的王！你胡说八道！”“对！没错”如果他现在杀了夜叉族所有的人，那么这一生一世星罗是不可能原谅他了！他们再相见的时候就是生死不容的

仇敌。

“星罗曾经说过，四大天王里只有北天王堪称真正的天王。无论气度、武功都在其它天王之上：没想到她却看走了眼，原来北天王仍然和其它天王一样为帝释天所用！”盲眼姥姥嘲讽地说道。

“住口。”昆沙门天冷冷地打断她：“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所说的话已经足以使夜叉族遭到灭族的命运！”“不管我是不是说了这些话。夜叉族都已经注定灭亡的命运了，不是吗？”盲眼姥姥冷笑地回道：“今天天王到这个地方来，为的不就是替帝释天毁了夜叉族。让夜叉族寸草不留？”夜叉族人震惊地看着盲眼姥姥，再看看昆沙门天。事实就摆在眼前！北天王的确打算歼灭夜叉族！

天帝军的数十万大军的军力也许比不上夜叉族。但是他们人多势众！

更何况这不是一般的战争，村落里还有老弱妇孺！他们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打胜仗。

唯一可以选择的只是：要乖乖遭到灭族的命运？还是血战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

飞龙不安地喷着气，停在“魔之森林”外面不安地踱着脚步。

星罗和小豹子跳下龙背，有些犹豫地注视着阴森的“魔之森林”，一股不祥的预感由她的心中升起。

如果走了进去，夜叉族的命运就再也无法改变了！他们将会被当成叛逆！

会遭到灭族的命运！

可是不进去这命运就会改变吗？星罗无言地注视着森林，如果找到预言家，那么或许命运可以改变，至少她可以预做准备甚至带着夜叉族人逃亡。

她必须知道将来，她必须知道帝释天到底打算怎么对付她的族人。

小豹子呜呜地摩挲着她的手，星罗低下头温柔地一笑：“反正左右都是死是吧？也许我们进去之后可以找到一线生机也说不定，走吧！”小豹子却停在森林外面，它咬住她的衣服不让她继续往前走。

星罗讶异地低下头：“怎么啦？几天前你不是才进去过吗？怎么了？”豹子抵死不肯进去，星罗低下身子凝视着它的眼睛：“那好吧！你不肯进去那就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会出来的，好不好？”豹子还是摇摇头。

星罗深吸一口气，装出生气的模样：“你再不听话，我可要生气了！”小豹子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开她的衣角，星罗立刻起身住“魔之森林”里面走 每个脚步都让夜叉族距离灭族的命运愈来愈靠近，直到她踩下进入“魔之森林”的第一步。

也是夜叉族整族命运的最后一步。

传令官从远方骑着飞龙来到了昆沙门天的面前，在他的耳畔低低地说了几句话。

昆沙门天的脸色顿时一变！

盲眼姥姥似乎已经感觉到那股杀气！她率先推开侍女，手上的拐杖舞出一片仗花！

“昆沙门天！百年前你毁了我的眼睛。现在我不会再让你毁掉整个夜叉族的！”她说着，整个人已经腾空而起攻向昆沙门天！

“姥姥！”怎么会这样？夜叉族的族人们错愕得愣在当场动弹不得！

怎么办？昆沙门天手中的长剑简单地一档，盲眼姥姥的攻势立即化为

无形，她整个人飞了出去！

“姥姥！”侍女惶恐地奔过去想扶起老人家，但已经没机会了！天帝军数十万兵马冲了过来。所发出的羽箭像是下雨一样笼罩了整个夜叉村落！

侍女和盲眼姥姥率先中箭！

“姥姥！”夜叉族的人们惊愕、惶恐，前面的几个人纷纷中箭倒下！后面的人哀声四起。

血腥屠杀无情地展开！

夜叉族的族人们甚至来不及为自己的命运做抵抗，甚至来不及张口吼出对帝释天的怨恨。“魔之森林”似乎比她上次来的时候更加的阴森可怕，阳光几乎无法透过森密的枝叶来到这森林的内部。

她有点不安地四下张望，这森林的范围那么大，想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她正想举起脚步往森林内部更深处找寻。一枝树枝却蓦然以凌厉的姿态射向她！星罗错愕地跳开！

“谁！”难道是上次那个怪人？树枝似乎自有生命似的。在她跳起来的同时不断地射下来！但说也奇怪，他们的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取她的性命，只是要阻止她继续前进。

星罗皱起眉，也许这正是那位预言家所布下的结界，想到这里她清脆地喊道：“我是夜叉王，我没有恶意！只是想见见预言家，请您为我解答疑问！”树枝还是不停地激射！星罗有点不大高兴地喊：“为什么不见我？夜叉族有危险了！”

您难道见死不救吗？”那些树枝奇异地停了下来，星罗开心地落到地面上：“您愿意见我了吗？我”“回去！”森林深处有男人的声音低沉地传来，“现在立刻回去！”“为什么？”男子的身影淡淡地飘浮在森林的深处，星罗极尽目光却还是不能看清楚对方的模样，只知道那是一个略显苍白，身材俊伟的男子。

“为什么不让我见你？我希望您能为我解答疑惑。”“关于夜叉族生死存亡的解答吗？”男子淡淡地问，星罗看到他那双有如夜空中冷星般漆黑、明亮却背着距离的眼睛。

“你不用问了，因为夜叉族现在已经灭亡了。”星罗猛然一震！

他的口吻有一丝遗憾：“你赶快回去吧！或者还有机会为你的族人收尸。”“我不相信”星罗恐惧地低语，从男人的口气中她知道那是真的，但是那怎么可能？她惶恐地瞪着他：“不可能，我刚刚才离开”“帝释天早已等在你的门口啊！夜叉王，你到这里来的那一刻便已经注定了夜叉族灭亡的命运……”那声音飘在风中仿佛是一种诅咒……难道是自己造成的吗？是因为她愚蠢地想得到一个答案，没想到却铸成大错。

星罗狂乱地往外冲！她不相信！不可能的！她才刚刚离开她的族人。那只不过是一点点时间而已！

她不相信夜叉族就这样灭亡了！那是她拼死护卫的家园啊！怎么可以就这样消失？她疯狂地跳上飞龙喊道：“回夜叉族去！”老龙王穿好战甲，脸上的神情十分愉悦，若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即将要离开家园的人。

反而像是正准备出游的小孩子似的开心！

“父王！”新任龙王阿传海困难她注视着父亲试图再做最后的努力：“您是否……”“否。”龙王笑咪咪地看着儿子：“你看你那张脸，简直就像是死了父亲一样！”“父王！”阿传侮大惊失色地喊：“您怎么这么说！”“这么说当



然有我的道理。”龙王简单地把龙王刀往背上一背：“你听着，踏出龙宫之后，我的所作所为就已经和龙宫没有关系了！从今尔后，不管任何人对你提起我，你都必须当成不认识！过几天你可以宣布我已经因病死在月宫里。”他深吸一口气道：“踏出龙宫的那一刻，正是我死的时候知道吗？”“不行！我怎么可以宣布您死亡的消息！父王！人民都爱戴你！他们不会相信这种鬼话的！”“那你就想办法让他们相信！找一具尸体、找个人假扮我，什么都好！你是龙族的王，你应该知道这样对龙族、对人民是最好的！”“我做不到！”阿传海痛苦地摇头：“父王，请原谅孩儿，孩儿真的做不到。”“什么叫做不到！”龙王勃然大怒地吼！

“王！王！不好了！”虾兵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

“启禀老龙王、小龙王，河神来报。说昆沙门天带领三十万天帝军攻打夜叉村落！”

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尸横遍野了！”老龙王脸色募然一变！他用力抓住虾兵怒吼道：“怎么会这样？那星罗呢？夜叉王怎么样？是否也在战役之中？”“老龙王！小的快被您陷死啦！”虾兵哀号。

龙王可不管那么多！他瞪大了一双牛眼死命盯着他看：“快回答我！”“属下不知道！河神说没看见夜叉王。”龙王用力一放手，那虾兵跌在地上不住喘息，阿传海焦急地看着父亲：“父王？”“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下场！”老龙王那双牛眼布满了血丝，粗嘎地说道：“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去做，夜叉族灭族的命运同样会发生在龙族身上！”他话才说完，人已经快速地冲了出去！

“父王！”阿传海追了出来，“父王！请您三思！父王！”龙王没有回头，在他踏出龙宫的那一刹那，他已经不把自己当成龙王了！

他的心里只有老友的托付 还有老友们血恨 就算夜叉王已在战役中身亡，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就算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决心要对抗帝释天 生死都已经不重要了。

小时候她最喜欢在夜叉族的村口玩。

那时候帝释天初得天下、百废待举，也因此天界难得地得到些许平静。她儿时的同伴很多，众天王的子女们都是她的玩伴。

她总是在村口等待着，每天都有不同的天王将他们的子女送来这里陪她一起玩，或者是她的母亲会在村子口一把抱起她，送她到其它的地方去玩耍……那时候的日子很幸福，村口代表的是同伴、游戏和欢笑，但是现在……星罗看着眼前满目疮痍，火势在夜叉村落不停地燃烧着！

已经没有哀号了，村民们仓皇失措的惨状已不复见了。仅剩下的就是尸体 到处都是尸体 她傻傻地看着这一切，居然无法落泪！心头的伤口不断地扩大，血一点一滴地润着、流着 她知道这一生她是再也无法停止流血了！

“姥姥 ”她的脚边躺着盲眼姥姥。她的胸前插着好几只利箭。利箭末端清浦楚楚地刻着：天王 星罗跪了下来，盲眼姥姥那睁大着、无神、已了无生气的眼睛空洞地在她的眼前，里面没有愤怒、没有惊恐，只有一丝不甘与怨恨！

环视周围的尸体，他们的表情如出一辙！

那一丝不甘与怨恨 “啊 ”星罗仰天发出尖锐、刺痛无比的尖叫声！天啊！

“这里还有一个！”“是夜叉王！”“快去禀报昆沙门天！”星罗茫然地站起来，身后站着一队天帝军，他们个个身上都染了血迹、他们的手上都染了她族人的血！

“夜叉王！谁要是能杀了夜叉王，想必天帝将重重有赏！”队伍中有人的眼睛里闪出贪婪的光芒，手上的武器已经蓄势待发。

“你别笨了！那是夜叉王耶！天界第一武神将！你想杀她？”其它人缓缓地后退，不管帝释天将有如何重赏，都得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命去领那个赏！

“没人敢取她性命吗？让开！让我婆流那让你们开开眼界！”战士冲了出来，唇角发出冷酷的笑容面对着星罗。

“夜叉王，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你的夜叉族！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刚刚进去过，只要是会动的、会叫的，都已经死在大火里、死在天帝军的手中！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人民的王者了！但是没关系！我婆流那很仁慈！我可以送你到阴间去继续当他们的王！”星罗的眼里没有愤怒，只是那双有如星辰般的眸子闪烁着噬血的光芒。杀！“怎么样？不敢过来吗？”婆流那大笑着扬起他手中的大刀。“像你这么美的人能死在我的刀下也算是我的光荣！放心！我一定让你死得其所！风刀流！”一股强劲的刀风无情地袭向夜叉王，她却一闪不避，任那刀风笔直劈向她！

“成功了！”婆流那的刀风席卷起一阵狂沙。连地面都被他劈出一条大沟！

“婆流那！你真的立了大功了！”“没想到夜叉王也不过如此，竟然这么容易就死在你的刀下！”“你说这是什么话？”婆流那既是兴奋又是得意地横他们一眼：“这可是需要过人的勇气。”“哇！”婆流那愣了一下，烟尘过后那夜叉王竟然完好无缺地站在那里，她那美丽绝伦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那双眼睛依旧冷冷地注视着他们。

“婆 婆流”他们恐惧地住后退，只有婆流那还不肯相信地看着夜叉王所站的地方，这怎么可能？连地上都已经被劈出一条深沟了，她怎么可能达一点伤他没受？“你杀了我的族人，你得偿命。”星罗轻轻地说着，她腰间的配剑发出清脆的噬鸣声，然后刷地跳了出来！

“罗刹剑！”“好啊！”婆流那兴奋地跳起来，“听说罗刹剑是天界第一神剑！今天我婆流那倒要试试看这把剑的威力究竟有多大！”罗刹剑闪了出来，星罗看也不看他一眼，笔直将剑住前一劈！

“哇啊！”婆流那根本无处可闪，在他的眼前似乎有千百个恶鬼挡住了他的去路！无论他手中的大刀如何挥舞都无法将那些恶鬼驱离。

银光一闪！他只觉得自己的额头有一道冷风划过。“婆流那！”天帝军众人恐惧地看着星罗剑光一闪，婆流那已经活生生被那罗刹剑劈成两半！

“我要杀了你们！”星罗平静地说道：“我要你们为夜叉族的每一条生命付出代价。”他们恐惧地喘息，星罗那不怒不威的模样更让他们感到可怕！前一阵子他们都在天庭看到过夜叉王的威力；但是那个时候她还像个人，像个很强的人，而现在她已经不是人了。她是个鬼。夜叉鬼！

“受死吧！”星罗葛然大叫一声！手中的罗刹剑像是自有生命一般急卷而出！所到之处哀号遍野！

惨叫的声音不绝于耳！

“夜叉王！”她葛然回头，骑在天马上的昆沙门天无言地注视着她。

“是你杀了他们。”星罗惨惨一笑，眼里依旧无法落下任何一滴眼泪。

“是你。你竟然为了帝释天、背叛了我们多年的友谊！”“夜叉王，是你

背叛了天帝！我……”昆沙门天困难地试图解释，但语音却只能已无疾收尾。还有什么好说的？人都已经死光了不是吗？夜叉族已经完全消灭了！除了夜叉王，这夜叉族等于已在天界的记录上遭到除名。

“我不想听你说。凡是杀我夜叉族人者都必须死！你也不例外！”星罗疯了似的冲过来！

“昆沙门天！受死吧！夜魔罗刹！”昆沙门天一咬牙硬是接下星罗那死命一击！

老天！帝释天说得对，总有一天星罗会成为真正的天界第一强者！那强劲的剑风几乎连他抵挡起来都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星罗现在已经不要命了，正因为她不要命，所以攻势凌厉，步步迫人，但是也因为她一心求死。所以露出了太多的破绽！

昆沙门天的心里原本有一丝犹豫，但是星罗那不要命的打法逼着他必须保护自己。“左天印！”星罗杀红了眼，根本不在乎昆沙门天使出什么样的武功；那“左天印”是北天王独创的武功，普天之下也只有帝释天有能力与之相抗衡！但是星罗不怕，“左天印”对着她的头部袭来，她甚至不躲、不闪、不避！

她心里唯一想的是要取昆沙门天的性命！

昆沙门天在错愕之余已经来不及收回攻势！那一掌用力之猛，恐怕千年岩石也将为之碎裂！

“星罗！”星罗被掌风打出大老远外，但手中的罗刹剑却也刺进了昆沙门天的胸膛里！

“天王！”天帝军错愕地惊叫起来！

“天王受伤了！”军队顿时慌乱起来！

“我没事！”昆沙门天忍痛将罗刹剑猛力抽了出来！那失去主人的长剑依旧散发着森冷的噬血光芒！他无言地注视着不远处的星罗，她那纤细的身体一动也不动地瘫软在地上，像一具失去生命的破布娃娃。

昆沙门天喘息着想冲过去，但是却又急急止住脚步！老天！他不能过去！

众目睽睽之下，他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天王？”“天王不要紧吧？”昆沙门天强忍住心中的苦涩将罗刹剑收好，猛地跳上天马……“我们走吧！”“那夜叉王”“死了！你认为她还可能活过来吗？”昆沙门天状似无情地说道：“你要是不相信就自己过去看看吧！”天帝军的人自然不会过去察看，有什么好看的？难道有人能在“左天印”之下生存吗？不可能的，就算是天界的第一战将夜叉王也不可能。

所以他们走了，烟尘滚滚之后，只留下已经血流成河、死气森森的夜叉族残骸

## 第四章

龙王到达夜叉族后所看到的景象足以让他倒抽好几口冷气！天啊！这不就是当年天界大战的翻版吗？尸横遍野，到处都是大火的余烬，地上的血迹还没有完全干透，他来晚了。

老龙王干涩的眼里忍不住冒出了泪水，那种痛苦再度回来！

他还是迟了！

缓缓地走在杀戮战场之中，他怀着一丝希望想找到任何一条残存的生命，可是四处所见全是残肢断骸！

天帝军的手段残忍！根本就不像是正规的军队！相反的，他们的手段甚至比魔族还要残忍百倍！那些死去的人们几乎没有哪一具尸首是完整无缺的！每个曾经活蹦乱跳的夜叉族人现在都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身体！

他不知道如果已过世的夜叉王看到这种景象该会如何的悲痛？“难道真的全都死了吗？”老龙王喃喃自语地走着，四周没有一点声响。蓦然，他看到正前方有个奇形怪状的人低下身子。他怒吼一声冲过去！

“该死的魔族！你想干什么？”那人转过头，那大得出奇的头颅看起来很是诡异，他的手上还抱着一具尸体！

“放下来！”老龙王愤怒无比地吼。“我不允许夜叉族人死后还落得被魔族吃掉的下场！把他放下来！要不然休怪我龙王刀无情！”那人却裂开一张大嘴诡异无比地笑了笑，龙王还没来得及抽出刀子，他已经幻影似的住后飘了几十公尺！

“站住！”老龙王拼命地往前追，可那人的行踪飘忽，一会儿在东边、一会儿却又飘往西边！

他怎么追也追不到他！

老龙王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抽出龙王刀往那人飘去的方向暴吼一声奋力砍去！

“龙王波！”龙王刀是龙宫的镇宫之宝，尤其由力大无穷的老龙王使来威力更是惊人！

一道道汹涌的水龙波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前方，不要说是数十公尺，几乎方圆百公尺内的范围都无一幸免！

老龙王击出龙王波之后，人随着波浪向前冲去，却看到那人躲在树上，而他的身上有紫蓝色的光罩保护！

老龙王愣了一下！

那种光罩他认得！那是唯有护天一族才会使用的护天神罩！

“你是谁！”怪人不耐烦地瞪他：“我是阿希多罗，奉皇子之命前来带夜叉王回去，请龙王不要多加阻挠！”“夜叉王！”老龙王喜出望外地冲上来：“夜叉王没死！”“你再继续捣乱她就非死不可了！”阿希多罗抱着夜叉王身体往前又是一飘。

“等一下！”龙王急忙追上去。“你要带她去哪里？”“魔之森林，龙王如果不放心，可以到魔之森林一探究竟。”阿希多罗说着，人已经消失在树林之间。

“魔之森林”老龙王怔怔地看着怪人消失的方向。他是护天一族的传人？他口中所说的“皇子”是谁？莫非护天一族真的还有留下传人？不管怎么样他都决心去一探究竟，说不定那是魔族的障眼法也说不定！要是夜叉王还活着，拼着他这条老命不要，她也一定要把她救出魔窟！

魔之森林 灭天神殿。

阴暗的神殿里安静无声，里面的光线黯淡、四周空旷，似乎是座无人之殿；但继续往里面走，四周的墙壁上至刻着奇异的妖兽、近乎骇人的鬼怪壁雕，火把一明一灭地闪动着，鬼影幢幢的气氛叫人不寒而栗！

星罗躺在神殿地下的寝宫里，那惨白的肌肤毫无血色，她钟爱的小豹子躺在地上，那双绿色的眼睛颓丧地半垂着，而他就坐在她的身边。

她看起来那么虚弱，似乎随时都可能因为任何一个动静而失去生命！

她只剩下一口气了。

他看到她与昆沙门天对战的全部情形。她是不该输的！以她的实力，纵使胜不了昆沙门大，至少也可以全身而退，只因为她是那么的悲痛、那么的极欲求死！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心痛？为什么看着她惨白的脸色、像是破娃娃一样伤痕累累的身体，他竟然感同身受似的痛了起来！

他的手轻轻地抚上她的颊，在碰到她的那一刹那，他的心近乎撕裂！

“怎么这么傻呢？”他低低地问。

“难道你不知道，光是这样看着你都令我心痛！令我痛得恨不能现在就砍下帝释天的人头，双手捧到你的面前！”他几不可闻地叹口气：“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的爱妃，总有一天我们会联手击倒帝释天！为你的族人、我的族人报此深仇的！”他说话的声音让小豹子机警地抬起头注视着他。那双绿色的豹眼里没有恐惧，很显然地它会因为他任何不其的举动而扑土来与他拼命！

他笑了笑、轻轻抚着星罗的脸：“看来你也有一个护卫，就像是阿希多罗一样的护卫。”星罗动也不动地躺在他的面前，那紧紧交锁的双眉看得他不由得深深叹息！

他抚下身子。在她的额上印下深深的一吻。虽不能吻去她的悲痛，却传达了他无限的爱意。

“皇子，龙王来了。”阿希多罗在门外轻轻喊着。

魁皱起眉：“他来做什么？”“想必是来找夜叉王的。”魁站了起来，依依不舍地看了星罗一眼之后往外走。

老龙王站在“魔之森林”外面，那里面的阴森气氛当然吓不了他，他唯一犹豫的是不知道究竟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他有点不耐烦地抽出龙王刀，走进森林里只见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枝、枯叶，那纠结的程度几乎让人寸步难行！

他烦躁地用龙王刀将树枝一一砍下来，问题是不管他怎么砍，那些诡异的树都能立刻长出同样、甚至更加茂密的枝叶来挡住他的去路！

龙王生起气来吼道：“喂！我是前任龙王阿漫海，里面的人听着！我知道你们带走了夜叉王！现在立刻让出一条路让我进去！要不然我会毁了这座森林！让你们躲都没地方躲！听到了没有！”他的声音消失在森林的尽头。龙王等了半晌还是不见回音，火气一上来可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将龙王刀举在面前暴吼一声：“龙王波！”数十条海龙漫天卷起！以凌厉的姿势劈开了树枝、树干，没多久他的面前已经出现一条平坦无阻的道路。龙王有点生气地放下龙王刀：“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才正待迈开步伐，那些树枝树干却有如神助一般再度长了回来！其速度之快简直就在一转眼间！

龙王错愕地看着面前的树林，怎么也不相信自己所见到的一切！这怎么可能！

“龙王。”龙王惊愕地瞪着他面前的一棵大树，那里突然开了个深不见底的洞口，阿希多罗从里面缓缓地走了出来，他的脸不笑还好，这一笑起来还真有点恐怖！

“我们家少主请您进去。”老龙王没好气地瞪他：“你们家少主是谁？莫非你们真的是护天一族的传人？”阿希多罗却不多话，他只是做个手势让他进去。

“请跟我来吧！”老龙王挑挑眉，将龙王刀住背上一背，反正他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来的，不管在里面等的究竟是什么，他都没打算错过。

他们进去之后那树干再度恢复原状。“魔之森林”又陷入了一片沉默一片死寂的沉默。

穿过了漆黑的信道之后，龙王跟着阿希多罗到了灭天神殿；他有点讶异地看着那雄伟的建筑，很难相信在“魔之森林”里竟然会有这么一座没有被发现的神殿。

“喂！你们什么时候建的神殿？怎么会没人发现过这里？”阿希多罗还是不说话，他只是沉默地在前面带路，可是前方却有年轻男子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灭天神殿会移动，每当有天帝军往这个方向来，神殿会自己移动到另一个空间去。”龙王惊讶地抬头，神殿的正前方有个王座，那上面端坐了一位年纪与阿传海差不多，但气度各方面却远胜阿传海的年轻男子。

龙王推开阿希多罗走到他的面前，他的容貌真的像极了当年护天一族的族长湿婆天，那像极故人的面貌让他不必问也知道，在他面前的真的就是让天一族的传人！

龙王又惊又喜地看着他忍不住冲上前：“天啊！你你真的是护天一族的传人！护天一族原来并未灭绝！”魁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眼前的老人，他的体格魁梧高壮，那满脸的胡发所掩盖的是一张历尽风霜苍老的面孔。

“你是来找夜叉王的吗？”龙王愣了一下，这年轻人说话的语气相当傲慢，好象他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似的！

“没错！”龙王没好气地回答：“我同时也在找你，不过如果我知道你会是这个样子，那也不用找了！”“喂！我们皇子若不是念在你是前任龙王的份上，你根本进不了这神殿！你竟敢对皇子无礼！”阿希多罗生气地往前踏了一步！

魁却挥挥手毫不在意他所说的话：“龙王到这里来找夜叉王有什么目的？”“当然是要救她！”“你救得了她吗？”魁反问：“她与昆沙门天对战，被昆沙门天以“左天印”打成重伤，你能救她？”龙王愣了一下。

昆沙门天以“左天印”打伤了夜叉王？夜叉王和昆沙门天的女儿纱迦明王是好朋友，过去几年昆沙门天与夜叉族的关系一直很好；而且昆沙门天生性仁慈，可能是四天王中最受爱戴的一位天王！没想到他竟然会对自己女儿的挚友痛下杀手！

“很意外？”魁冷冷一笑说道：“天界的人不都是这样吗？表面上看起来温厚仁慈，但是事实上却包藏祸心！为了讨好帝释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阿希多罗，你说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太愚蠢了？那么多战将却敌不过一个帝释天，搞到现在这样分崩离析！护天一族毁了、修罗族毁了、夜叉族也毁了！接下来也许我龙族、天空族、地族都将一一被消灭也说不定！”阿希多罗却摇摇头，他那扭曲约脸挤出一个滑稽的笑容回道：“不会的，如果这些人都被消灭了，那帝释天这个天帝做起来多没意思？帝释天只会把阻碍他的消灭，像我们、像修罗族、夜叉族战力强的、不听话的族群才会被灭绝，只要你们乖乖听话，帝释天不至于赶尽杀绝！”“啊！是啊！乖乖听话”龙王惨

淡地笑了笑，如何乖乖听话呢？只要稍一不慎就可能遭到灭族命运、帝释天也许一个不高兴就发动大军将之灭亡的梦魇。这样的生活他们还能乖乖听话多久？听了话，这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好好一个天界，竟然会沦为地狱！

这又是谁希望见到的结局？北天王府“纱迦明王小心哟！”花园里传来女子们清脆的笑声，昆沙门天将战甲脱下来，命侍官将他的伤口小心包扎好，之后便循着声音往花园而去。

北天王府的花园里有几名侍女正陪着纱迦明王一起卷着衣袖在小溪里抓鱼。

“哇！好大一条鱼啊！”纱迦明王兴奋地瞪大了一双明亮的眸子，她小心翼翼地靠近那条七彩缤纷的鱼。猛然出手！那鱼惊慌失措地跳起来，纱迦整个人扑上去却扑了个空！

“明王！”侍女们吓得尖叫起来？纱迦跌坐在水里面，水珠溅了她一身！看看自己的样子，她忍不住大笑！

“纱迦明王！”其它人把她扶起来的时候，年长的特女忍不住叨念：“您这样很容易生病的！要是天王知道了可会生气的！”“才不会，我爸爸”纱迦抬头看到昆沙门天，她快乐地推开特女冲了过去：“父王！您回来了！”昆沙门天微笑着抱住女儿，纱迦幸福的笑容让他的心不由得泛起一阵深深的罪恶，如果纱迦知道他现在身上染的是夜叉王的血，她脸上的笑容想必会僵住、会转成不可思议的痛苦吧？“怎么啦？发什么呆啊？”纱迦明王温柔地看着父亲：“是天帝又下了什么令父王难以决定的命令吗？”昆沙门天连忙摇摇头勉强微笑：“没事，父王只是有一点累了。”纱迦明王甜甜一笑，窝心地扶住他说道：“那女儿扶您进去休息”“不，不用。”昆沙门天温柔地看着女儿：“你别管我，去玩你的吧！我在这里看着你就已经是最好的休息了。”“父王！”纱迦撒娇地赖在他身上嚷：“您又笑女儿了！”昆沙门天笑着轻轻替女儿整理有些杂乱的头发：“怎么会呢？你是父王最珍贵的宝贝。父王怎舍得取笑你？”纱迦明王甜甜地揽住他的颈项：“我知道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儿，而父王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她说时，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眼神有些黯淡地叹口气：“要是夜叉王也有像父王这样的父亲，她也就不会那么冷峻了。对了！我好久没去找夜叉王了！”

她一定会很无聊的，不如”“不行！”昆沙门天募然大吼。“我不准你去找她！”纱迦明王愣了一下，花园里的声音骤然停止！她的父王从来没以这种口气对她说过话！

“纱迦”昆沙门天勉为其难地微笑看着她：“对不起。只是因为近来魔族猖獗，父王着实担心你的安危，你还是好好的待在北天王府吧！先别去找夜叉王好吗？”纱迦的眼眶里含着惊吓的泪水微微点头：“纱迦知道。纱迦不去就是了！父王别生气！”“对不起！”昆沙门天抱住女儿轻轻抚着她的背安慰：“父王真的有点累了才会说话这么凶的！你别放在心上，父王不是生你的气。”纱迦明王含着泪水却仰头给了他一朵温柔的微笑。

那对父女在阳光下亲密地拥抱，看得其它的侍女忍不住羡慕。

昆沙门天真是天底下最宠女儿的父亲了！纱迦明王有这样一个宠爱她的父亲，也难怪她一直那么幸福、像个孩子似的没有心机！

只是。这样好吗？年长的侍女忍不住有些担心起来。

在帝释天的暴政统治之下，像纱迦明王这样的天真单纯对她来说未必

是件好事啊 她终于睁开眼睛了，那清澈明亮如夜星的眸子凝视着她上方的床帐，小豹子呜呜叫着注视着她，那哀求的眼睛却一点也不能打动她！

她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床帐。

“星罗？”龙王站在她的床边轻轻喊着她的名字，星罗那空洞的眼神让他不寒而栗！

那不是活人的眼光！那种眼光死气森森，仿佛她与这个世界无关似的冷漠！

“星罗，是我啊！我是老龙王阿漫海啊！你可别说你不认得我了！”龙王陪着笑脸坐下来握住星罗的手：“你醒过来就好了！你不知道我这几天有多担心！你已经昏迷三天两夜了！要是再醒不过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了！”星罗依然面无表情，甚至连眼睑也不曾眨动一下。

“我知道你的心里很难过！换做是我大概已经受不了而疯狂了！哎！”老龙王愧疚地低下头：“都怪我不好！我要是早点动身到夜叉族，夜叉族也不至于……也不至于发生那种事情！你可以怪我！因为我受了你父母的重托却没有好好照顾你，但是你不要折磨你自己！那不是你的错！”愈说他愈觉得生气，终于忍不住骂道：“千错万错都是帝释天的错！你放心！我阿漫海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替你讨回公道！”“就怕你拼上这条老命也讨不回真正的公道。”魁缓缓地走了进来，那冷峻的表情在看到星罗的时候下自觉地软化，变得温柔起来。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好一点了吗？”星罗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小豹子悲伤地挑上床去躺在她的身边。眼看着就要万念俱灰。

“就这样被打败了吗？”魁冷酷、残忍地笑问：“堂堂夜叉王竟然不想为自己的子民报仇吗？”星罗似乎一点也没听到，魁坐在她的身边。凝视着她的眼睛。那空洞的眼神里只剩下一点点光彩 他知道他必须唤醒那道光彩，不管用任何手段都必须唤醒那光彩！

“我以为你会愤怒地跳起来，我得用铁链子才能锁住你，好让你保住你这条小命。

没想到你就这样认输了，或许你该与修罗王一样长眠古墓之中。”“你怎么可以这样说！”龙王豁然跳起来！那双铜铃般大的眼睛瞪得圆滚滚的！

“她的伤还没有好，你”魁靠近星罗的眼睛，丝毫不理会龙王的抗议，他只是轻轻地、几不可闻地低声说道：“想报仇吗？死了是不能报仇的，唯有活着你才有机会。活过来吧！我会等着你，等着你跟我一起完成我们的心愿。”他说着，低低笑着转个身走了出去，甚至没再回头多看一眼！

唯有活着才有机会报仇活过来吧！我等着你，等着你跟我一起完成我们的心愿 不 她混沌的思考里环绕着这两句话 不是我们，而是她。

只有她 她将自己复仇。

## 第五章

金色的阳光照进了昆沙门天的寝宫，他的耳畔听到悦耳的歌声，那轻



轻柔柔、甜美的声音令他的唇角不曲得泛起了一丝微笑。

他的房里有鲜花的香味，香气扑鼻得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睁开眼睛，纱迦那甜美的笑容果然在他的眼前，他笑了笑起身，“纱迦。”纱迦明王惊喜地跳到他的面前：“父王！您醒啦！您真的睡了好久呢！一定是很累对不对？”昆沙门天随手抓了件衣服往肩上一套，不让纱迦看到他的伤口，然后懒懒地起身：“是啊！真的是有点累了，你今天心情很好吗？”“是啊！”纱迦开心地跳到他的面前，爱娇地赖在他的肩上：“父王，今天的天气这么好，女儿想到天河边去散散心，您说好不好？”昆沙门天忍住肩上伤口的痛楚勉强一笑：“父王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近来魔族活动频繁，外面并不安全”“不会的！”纱迦明王哀求地看着他：“父王，女儿只是在北天河附近走走而已，不会出什么的！更何况这附近的魔族早已经被夜叉族人消灭得差不多了，就算还有残存的魔族，他们也不敢到这附近来的！”“纱迦”“父王！”

“纱迦有些焦急地看着他：“女儿真的想去！”昆沙门天有些意外地看着女儿，纱迦一直很听他的话，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坚持？”“纱迦，你那么想去天河边究竟是为了什么？那里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你？”纱迦的脸蓦然红了起来！

她连忙转个身走到他的床边替他收拾东西：“没有啊！我只是……”昆沙门天不待她说完，已经先坐在床上拦住她：“这里的东西你不要动。”纱迦愣了一下：“可是我只是想替您收拾一下。”“我说不用！”纱迦错愕地停手，昆沙门天的脸色难看至极！

“父王？”昆沙门天闭着眼睛。这件事情到底还能瞒多久？总有一天纱迦还是会知道的！夜叉族惨遭灭族这种事已经没有人不知道了！这北天王府里的每个人也都早已清楚，只不过没人敢说罢了！

他很犹豫，这件事本该是由他亲口告诉纱迦；如果他不讲，让纱迦从其它人的口中知道，纱迦会原谅他吗？还是会恨他？恨他竟然亲手杀死她的好耶友！

“没事了，纱迦，你先出去吧！父王有些事需要想一想”“不！”“纱迦慌张地在他的面前跪坐下来，那双晶莹的双眼透着委屈：“父王，是不是纱迦什么地方惹父王生气了？为什么父王这几天会这么奇怪？请父王苦诉纱迦吧！”昆沙门天勉强微笑地注视着女儿：“不是的，傻纱迦，你是父王最心爱的女儿，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地方惹父王不高兴？是父王不好，父王不该把情绪发泄在你身上。”纱迦低低地垂下双眼。泪水竟然像珍珠一样落了下来！

“纱迦！”昆沙门天错愕地抱住女儿：“别哭啊！不是你的错！真的不是你的错！”“我不知道。父王最近……最近真的好奇怪，纱迦心里觉得害怕！”纱迦声音破碎地哭泣，依偎在昆沙门天的怀里呜咽地颤抖着！

“傻孩子！我不是说过了吗？那真的不是你的错！”昆沙门天叹口气，轻柔安抚地拍着她的背：“也不关你的事啊！都是父王不好，这样吧！今天就让父王带你到天河边去走走好吗？你不是想去天河边吗？我们”“不要！”纱迦突然抬起头来反对地摇头：“我不要父王陪我到天河边去。”昆沙门天很疑惑地问：“怎么了？刚刚不是还吵着要去吗？怎么父王现在答应你去了，你反而不想去？”“不是不想去”纱迦神情闪烁地咬着下唇：“女儿只是想……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昆沙门天笑了起来：“喔！原来我的小纱迦长大了，现在可不要父王的陪伴。说不在天河边还有其它人正等着你呢，

是不是这样？”“父王！”“好！都随你！不过你不可以一个人去，父王派几名卫士和侍女陪着你一起去。”“父王——”昆沙门天挑挑眉：“要不然就别去了。”纱迦明王只好起身付个礼，她的眼里还含着泪水，但脸上的表情却十分快乐地笑着：“谢谢父王，纱迦听命就是了！”昆沙门天挥个手，让纱迦下去；而他自己则叹口气将床上的被子掀开——躺在床上安静无声的是罗刹剑——是星罗从不离身的宝剑，如果纱迦看到这把剑——他闭着眼睛，有些痛苦地想着——如果纱迦看到这把剑，也许也就是纱迦将要离开他的那一天。

“明王！明王！”年长的侍女焦急地在后面追赶着：“明王！您别跑了！我们追不上啊！——”追不上就别追了！等一会儿我自己会回来的！”纱迦明王骑着昆沙门天的天马。在前方快荣得像只逃出牢笼的小鸟！也不管后面的人已经与她愈离愈远了，径自奔向她心里想去的地方。她心里想去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她并不清楚，只知道总是有个梦——梦里有个男子坐在天河边上：那双忧郁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她，好象他们几世之前已经认识、好象地有好多的话要对她说！她从来没看到那样令人动心的眼神，那感觉让她想忘也忘不了，只好想办法找理由到天河来看看，或许，或许真的只是个荒谬无稽的事而已；但是如果不能让她自己亲眼证实，她永远不能一笑置之。她骑的天马速度非常快，没多久已经把随从们甩得大老远，连声音也听不见了。纱迦停下天马，凝视着泛着淡淡黄色烟雾的天河；那无边无尽的天河里流着的不是水，而是沙子，黄色的沙子在天河中缓缓流动，看起来有一种奇异的美感。据说在很久以前，天河里和人界一样，流得是清澈的河水。数百年前帝释天在天河边发动叛变，推翻了前任天帝，当时天河边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听说整条天河的河水都被死伤者的鲜血染成红色！之后这天河里流得便再也不是清澈的河水，而是变成滚滚的黄沙她不知道这传言的真假，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她听到北天王府里的人说过，说这天河里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怪物——一种名叫：“沙虫”的可怕怪物，被他杀不死，砍也砍不断，反而会把人吞噬进天河中的可怕怪物！

想到这里，纱迦忍不住有点害怕起来！

她回头看看其它人跟上来没有，可是那黄色的烟雾不卸道为什么愈来愈浓！到后来视线竟然无法穿越雾气！

纱迦恐惧地看着自己四周围的烟雾愈来愈浓！几分钟之后，那雾已经浓的她只能看到自己面前五公尺的景物了！

纱迦连忙策动天马想住回跑，可那天马却动也不动地定在那里。丝毫也不肯动弹一下！

“走啊！你怎么不走了？”纱迦焦急地拍着天马的脖子：“拜托你！你快点走吧！这里好可怕——”天马还是动都不肯动一下，纱迦只好跳下马来，用力推着天马想让她往前移动。

“走啊！拜托你！要不然等一下沙虫来了，我们两个都死定了！”天马还是固执地不肯动，纱迦沮丧地看着天马。天马那样子不像是恐惧，反而像是正侧耳倾听着什么声音似的。

“怎么啦？”纱迦柔声问着：“你听到什么了是不是？”天马喷着气摇摇头，缓缓地往天河边走。

纱迦好奇地跟在天马身边，这天马是她的父王亲自挑选给她的，与一般的马匹不同：天马相当通晓灵性，如果这个地方有危险，它一定不会继续留在这里。

“你要去哪里啊？”纱迦轻轻地问。天马却径自往前走，穿越黄色的雾气来到一个奇特的地方。

纱迦惊愕地瞪大了眼睛！穿过雾气之后，天河里流着的黄沙竟然变成了淙淙流水！

她甚至可以看到河里优游自在的小鱼！

天马带着她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便自己悠闲地啃草去了，留下纱迦傻傻地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景色！

天河边长着青嫩绿草，有七彩缤纷的花朵在其间绽放；她的耳畔听到小鸟们清脆的叫声、流水混混而过的声音，甚至还有微风在耳边低语的声音！

“天啊！”纱迦惊喜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天啊！这是哪里？”“这个地方以前有个名字叫：“护天河”。“纱迦惊愕地跳起来，转头一看，在天河的另一边坐了个身穿黑色长袍的男子；她虽然看不清楚他的面孔，但是听他那低沉的声音却与梦中人的声音一模一样！”纱迦明王，你从来没见过这里吧？”“你认识我？”纱迦好奇地靠近他：“是你吗？在我梦里出现的人？”男子低声地轻笑，纱迦那天真的问法让他近乎同情地转过头来：“是啊！我差点忘了，你是昆沙门天的女儿，也只有纱迦明王真正是这天界中唯一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了。”纱迦傻气地看着他的面孔，那雕刻似约五官、近乎完美的组合让她不由得看呆了眼！

她一直以为她的父王昆沙门天已经是她所见过最为俊美的男人，没想到眼前这男子却远远超过她的父王！

他身上有种尊贵、不可一世的气质，那种感觉也只在天帝帝释天身上看到过。

“你是？”“魁。”他回答：“我叫魁。”“魁？”纱迦不大明白地靠近他：“你怎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过、也没见过你？这天界里的人我都几乎都见过了，为什么只有你，我却从不曾听过呢？你是谁？”“我吗？”魁淡淡一笑，那笑容里有一股悲哀，与她在梦里所见过的悲哀那么神似！

却又更深！更教人感觉到心痛！

“我不属于这里。”纱迦摇摇头：“这里是天河。唯有天界的人才能靠近的天河，你怎么会不是这里的人？或者你是善见城里的人？她的眼睛亮了起来：“莫非你和天帝有什么关系？”魁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杀机：“的确有关系，我们这族的人曾经与天帝关系密切。”纱迦笑了笑：“是啊！我也这样觉得。你身上有种奇怪的气质，与天帝相当神似！”魁淡淡地看了纱迦明王一眼，纱迦脸上的纯真让他几乎妒恨！

这笑容 这笑容也该是星罗脸上应该有的！更该是护天一族的孩子、夜叉族的孩子脸上应该有的！但是现在都没有了！

那些孩子再也不会笑 他们都已经在地狱里，瞪大了那原本应该纯真的双眼，忿恨的、痛苦地哀号着！

“你怎么了？”纱迦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他脸上的表情好可怕，显得那张俊美无比的面孔是那么的阴森恐怖。

“我想到了一些事？”“什么事？”魁冷笑着看着纱迦：“你真的想知道吗？”纱迦愣了一下，他的表情看起来好残酷。

“你真的想知道那样的事？那对你来说不会是好事啊！我美丽的纱迦明王，那将会摧毁你的世界！摧毁你的一切！让你再也无法如此天真无邪地微笑！就算是这样你地想知道吗？”纱迦不安地站起来，她不喜欢这种感觉，

更不喜欢眼前男子那种残酷的表情。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们还是陌生人啊！你为什么要吓我？”“吓你？”魁大笑着注视着纱迦那美丽的面孔：“吓你不好吗？你可知道你的父亲对我族所做的可不只是惊吓而已。他为了你，甚至残忍地屠杀了许多跟你一样年轻貌美的女子，为了取悦帝释天、保让他的地位，他甚至屠杀了你的好朋友星罗公主，你可知道？”纱迦错愕地看着他！她的嘴唇颤抖地说不出话来！

“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族人同样也死在昆沙门天的手中，他与帝释起屠杀部些无辜的人啊！你身上的每一寸皮肤、每一条神经里部流着这些被屠杀者的血泪！你听不到吗？你听不到自己血管里的哀号声吗？”“够了！”纱迦尖叫着堵住耳朵。

“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不要继续在这里听你胡说八道！我的父王不是那种人！”

“我知道帝释天不好！但是我父王不是那种人！他是最好的天王！”“纱迦明王，如果你真那么肯定，那么为什么不敢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清楚？”魁冷静、无情的声音博来，纱迦缓缓睁开眼睛，四周的环境再也不是刚刚所看到的那样美丽了。

天河里的黄沙滚滚翻搅，哀号的哭声从那翻搅的沙子里传了出来！她看到那些沙子不停地变换着，像是人，无数被屠杀的人们在沙子里痛苦地挣扎着！翻搅着！

他们都在哭嚎，还我命来，为什么屠杀我们，我们是无辜的啊！为什么冷血的剥夺了我们生存的权利？“不！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假的！”纱迦明王惊恐地尖叫！她近乎疯狂的尖叫声打破了这幻境，四周顿时陷入一片死亡般的沉寂，魁微微一笑，那冷冽的目光丝毫不放松地看着她：“不相信吗？呵，我想你也是不信的，但是为什么不回去看看？”他缓缓地走进沙河里。那修长的身体竟然漂浮在沙河之上。

“等一等！”纱迦大叫着追上去，“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要骗我？”魁回过头来看着她：“回去吧。纱迦明王！回北天王府去找找看，我想你会找到证据的；到那时候你就会知道是我骗了你？还是你那亲爱的父亲骗了你。”纱迦愣愣地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沙河之中，他身旁的黄色雾气飘飘渺渺地消散，四周只剩下地和一片光秃秃的河床。

“明王！”“纱迦明王！”随从们惊慌的叫声远远传来，纱迦却只是站在那里，满面的泪水却达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来，她不会相信的！

不管其它人怎么说她都不会相信！

她的父亲是最好的天王！

而她一定会证明这一点的！

老龙王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碗汤药往星罗的房里走，这可是他偷偷回龙宫去拿出来的龙王参；全天下也只有龙宫里的御花园长得这种稀有的参类，以前帝释天让他呈献上去，他都以御花园已经损坏的理由回绝了。

龙王端着那参汤，极其小心地走进了星罗的房里，可是抬头一看却愣住了！

里面哪里有星罗？连星罗身边跟旧的那只小豹子也已消失不见！

龙王心头一惊！手上所端的汤药不自觉地落在地上摔个粉碎！

“星罗……”他没命地大叫！那铜铃似的眼睛瞪得老大！

“星罗！”老天！星罗该不会……该不会自己跑到善见城里去找帝释天算帐了吧？“星罗！”龙王洪钟似的声音在灭天之城里嗡嗡回响，他则没命地往外跑！

“星罗”阿希多罗悄悄地出现拦住他。阿希多罗也没说话，只是用手指住另一个方向一指。

龙王慌慌张张地冲了过去：“星罗”星罗在灭天之城的城墙上静静地往外看，那只小豹子躺在她的腿边半闭着眼睛。

龙王这才松口气，整个人几乎虚脱地靠在墙上。

“老天！你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星罗回过头来淡淡一笑：“以为我自己去找帝释天了吗？”龙王说不出话来；星罗那张美丽绝伦的面孔依旧苍白。但是表情却是平静的，平静的几乎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

“我不会的。”星罗扯动唇角发出一抹干笑：“我知道那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我这样去无疑是自寻死路罢了！这条命已经死过一次——”她回过头去看着灭天之城外面那片浑沌世界：“现在剩下的这条命是属于我族人的：他们没让我死之前，我可不能轻易死去。”龙王缓缓提起步伐来到她的身边，星罗脸上那平静的表情让他既心安又心痛！他勉强微笑说道：“你能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星罗的目光还是凝视着那一片浑沌天地，即里面所隐藏的是什么呢？是另一种世界吗？“星罗？”星罗突然轻轻地叹口气：“龙王，你知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打败帝释天？他是雷神，为什么单凭他一个小小的雷神却能翻覆天地？”龙王摇摇头：“我也不知道，过去帝释天的确只是个小小的雷神，他的势力别说不可能翻覆天地，就算是与四方守门人比较起来都微不足道！谁会知道他竟然能翻覆天地？”他叹口气：“或许吧！或许就是因为他一直都只是个小小的雷神，所以没人注意到他的茁壮，而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也来不及吗？”星罗低低地问：“难道真的没有机会吗？”“星罗，”龙王叹口气：“你先别想那么多！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罗刹剑也不知下落，想打败帝释天，至少你得先得到罗刹剑才行。”“我知道罗刹剑在哪里。”魁的声音出现。

星罗没有回头，老龙王倒是有些不耐烦地瞪着魁，这小子心里不知道打得究竟是什么主意？好象故意不让他和星罗相处似的。

魁缓缓地走了过来：“罗刹剑在北天王府。”“是吗？”星罗的反应出奇冷淡。

“你不想取回罗刹剑吗？”星罗跳了下来，小豹子也同时一跃而起。跟着面无表情的星罗往城堡里面走。

魁似乎也愣了一下，他皱起眉：“星罗，唯有取回罗刹剑你才有机会杀掉昆沙门天为你的族人报仇。”“我不想杀昆沙门天。”星罗没有回头，她的声音里也没有半点感情：“我不像你。”魁挑挑眉：“是吗？你不想报仇？”

“我当然想报仇，但是你”星罗缓缓回过身，脸上有一抹鄙夷：“你太卑鄙了！”

这就是你要做的不是吗？你心里唯一所想的只是为你的族人报仇，其它人的生死对你来说都无关紧要！夜叉族人的性命对你来说也不重要，北天王府里的人又算什么呢？你只是想利用我，利用我来达成你报仇的目的。”她深吸一口气，缓缓地继续：“虽然昆沙门天屠杀了夜叉族人，但是他是为了保护他的族人，那立场换了我或是任何人都做出同样的决定。”“所以你不杀昆沙门天？”魁冷冷一笑：“可能吗？天真的星罗公主，你认为可能吗？”

昆沙门天会为了他的女儿做任何事！你想杀帝释天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杀掉昆沙门天。”“也许，”星罗竟不愠不火地回答：“但是我不会用你的方法，一她回过身去继续走：“我不会利用纱迦明王。”夜深了，昆沙门天还没有回来；他派了人回来说今夜善见城里有宴会，身为禁卫军的统领，他必须在场保护帝释天的安全。

纱迦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里，当她知道她的父王今天不会回来之后，心情便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

她无法不去想在天河边上所见到的一切 那是真的吗？她好希望自己没有到天河边去，但是那已经无法改变了！她怎么能告诉自己说那只是一个荒谬无稽的梦境？那是事实啊！尽管她不知道魁究竟是谁，但是她所见到的绝对不曾只是幻境！

或许是魔族，或许那魁是个魔族，存心要挑拨她和父王之间的感情说不定，她一直对自己这样说着：只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她却也无法让它停止生长！

叹口气，纱迦明王站了起来往外走。

“明王？”守在门口的侍女揉了揉疲倦的眼睛：“这么晚了，您要上哪儿去？”纱迦微微一笑：“没事，我只是想到花园里去等我父王回来。”“别去了，明王，都已经这么晚了。天王回来看到您没睡，他会不高兴的。”侍女忧心地看着她。

“没事的，你先睡吧！我去走一走，待会儿就回来。”“让奴婢”“不用了，你睡吧！”纱迦叹口气挥挥手，那侍女只好点点头留下来。

纱迦一个人独自走在安静无声的北天王府，这正她从小生长的家，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约北天王府是切切天里最美的城堡之一！

这一切真的是建立在血腥之上的？如何相信呢？她还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她的母亲是屈很美很美的女人，但是她总是在哭泣，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她一直不懂，她的父母曾经是很相爱的啊！为什么到了后来，母亲却总是终日哭泣直到抑郁而终呢？恍惚中好象听过府里的人低低的交谈声，说是父王依附帝释天、侍奉帝释天，而母亲的族人却在帝释天造反的战役中死去。

母亲是为了这一点而哭泣吗？因为父王侍奉帝释天，而母亲的族人在战役中死去？缓缓走着，她竟毫不自觉地走到了父亲的房门前，伸手想开门，却发现门已经锁上了。

纱迦明王有些错愕地看着门把，父王的门从来不锁的。今天为什么会锁上了？难道里面真的藏了什么秘密？她想起早上地想替父王整理床铺时的景况 父王是极力想掩饰什么吧？他到底想掩饰什么？有什么秘密不能让她知道吗？正想着，有脚步声由远而近地响起，纱迦连忙闪进旁边的柱子里。

而远远走来的正是她的父亲昆沙门天。

纱迦明王咬着唇安静地躲着，昆沙门天推开门进去之后，她便躲在门后面静静地看着。

她不知道自己将会看到什么，但她相信她父亲绝对不是他们口中所说的那种人！

昆沙门天叹息的声音传来，那声音显得那么疲倦、那么无奈！几乎让纱迦明王想冲出去紧紧地拥抱他！

屋里的灯光亮了起来，纱迦忍住心里的冲动继续看着父亲在屋里的行

动，没多久，昆沙门天坐在他的床上。看来正准备就寝，纱迦明王正想松口气，却看见父亲从床的角落里拿出一把长剑！

那把长剑她见过，那是夜叉王所用的罗刹剑。

纱迦忆起星罗小时候曾经说过：“罗刹剑是夜叉族巧传族宝剑，只有夜叉王才能拥有罗刹剑；而夜叉王是绝对不会放下罗刹剑的，除非已经下再是王或者死了。”纱迦错愕地看着那把剑……那的确是罗刹剑没错！可是怎么会她父亲的手中？难道夜叉王……难道她的父亲真的杀了夜叉王？

## 第六章

“走吧！沙罗，该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了。”星罗微笑地看着小豹子。

“我送你离开这里，你应该还记得回家的路吧？”沙罗惊跳起来！

“该是我们分开的时候了。”星罗轻轻地摸摸它的头：“傻瓜沙罗，你不能跟着我去冒险的；我要去的地方很远、很危险，不是你可以去的。”小豹子沙罗睁着那双绿色的眼睛注视着她，当她说到要分离的时候，它绿色的豹眼闪出一丝惊慌！

星罗摇摇头：“我知道你不愿意离开我，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知道吗？我将要做的事不是你或任何人可以帮忙的，我必须自己去解决，这样你了解吗？”小豹子闷哼不响地垂着头，那模样令人怜惜，但星罗却只是叹口气，她的手轻轻地抚着小豹子的头，小豹子磨磨她的手掌，但是小豹子原本应该圆滑的头颅，如今却诡异地突出两小块异物。

星罗愣了一下。蹲下来将小豹子头上的皮毛轻轻翻开。这才惊愕地发现小豹子的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长出了两只小小的角！

沙罗毫不知情地摩挲着她的手，星罗却错愕地看着小豹子命令：“把嘴巴张开。”沙罗眨眨眼睛，她又说了一次：“把你的嘴巴张开！”小豹子依言而行，星罗看到它嘴里尖锐的利牙闪着森森的白光，那两只豹牙竟然比以前更长、更尖锐，也比以前更加骇人！

“在这个城堡里待久了，如果道行不够，的确很容易被魔族同化，毕竟这是个魔族的城堡。”魁的声音淡淡地出现；小豹子跳起来护卫在星罗面前，愤怒地低吼、露出利牙！

星罗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他的影子缓缓地出现，就好象已经是这个城堡的一部分。

“你监视我？”“不是监视，这个城堡本来就是我的。你是我的客人，我当然希望知道你的一举一动。”魁叹口气走向她：“星罗，我们一定要这样针锋相对吗？我喜欢你，希望你成为我的妻子、这座城堡的女主人，这对你来说很痛苦吗？”“你需要的不是妻子而是战友，或者说你需要的也不是战友，而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武器。”星罗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冷笑：“很遗憾的是我既不想成为你的妻子，也没兴趣当你的战友和武器。”“就凭你自己的力量，你想打倒帝释天？”魁失笑地看着她：“啊！天真的夜叉王，没想到你如此自负！或者你根本打算放弃？不想替族人复仇？”“那不干你的事。”星罗朝小豹子挥挥手：“沙罗，我们走吧！”“等一等。”魁深吸口气挡在她面前：“星罗，你现在出去只有死路一条。或许帝释天现在还不知道你仍然活着，但是

他很快会知道，到时候你除了冥府恐怕什么地方也去不了。”“我说过了，那不干你的事。”星罗带着小豹子往外走，没有回头也没有留恋，只是简单地走出去，完全不当他是一回事。

“皇子，您就这样让她走吗？”阿希多罗不解地在后面问：“为什么不留下她？”“夜叉王是留不住的。”魁注视着星罗的背影；她的坚强出人意外，遇到这种事，还能像她这样冷静的女子绝对不多！

他很高兴自己并没有看错。至少——至少她真的够格成为灭天一族的王妃。

“要属下跟去吗？”“不用。”魁淡淡一笑说道：“她一定会回来。”“那你就大不了解夜叉王了。”龙王的声出现：“夜叉王不会接受你的帮助，或许她连我的帮助也不会接受，她只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打倒帝释天。”“那根本是不可能的！”阿希多罗激烈地摇头：“夜叉王这一去，无疑是以卵击石！

她连昆沙门天都无法战胜，更何况是帝释天！”他颤抖地微微一笑：“没有人能单独战胜帝释天的！我见过他的能力！他——根本已经超出了人与神的范围！”再度回到夜叉族，那里冷冷清清地没有半点声响，狼烟已熄而万物俱寂。

小豹子缓缓地走在她的身边，那双豹眼有些忧心地看着她。

星罗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好半晌才轻轻地开口：“来吧！替我把他们放在一起。”小豹子懂事地点头跑开，轻轻将地上的尸首刁起来，然后把他们一具一具集中在一起……星罗没有流泪，她无言地看着族人的尸体那小山似的尸体堆在她的眼前，无声中似乎控诉着什么！

风声呜咽，凄凄冷风不断地哭诉着他们心中来不及说出来的忿恨不平！

她点了把火，看着尸体燃烧起来，火焰冲天而起！

浓浓的烟雾化为一条怨恨的龙，笔直窜向天际！

诸神静默，那是到不了天际的恨！

那些恨都留在她的心里——她紧紧地握住双拳，将所有的气力化成怨恨的力量！

帝释天——该死的你听到这些呜咽的哭声吗？你的王座是用人骨所堆积起来的！你圣杯里盛的是他们的鲜血！

火焰里有哭泣的声音。

王啊！为什么离弃我们？没有。星罗干涩的眼甚至无法落下泪！我没有离弃你们啊！我的子民们！

请安息吧！请相信我将会为你们复仇——请相信我会遵守我的承诺，在天地间为夜叉族留下盛名！

星罗静静地看着那哭泣的火焰，在心里苦涩地许下承诺。

“安息吧——”她低低地说着。

“唔！”小豹子发出低咆哮的声音，威胁地朝着另一个方向眯起眼睛。

星罗转过头，不远处一身白衣的纱迦明王正不可思议地看着那堆尸首所燃起的冲天火炬！她那雪白的脸上充满了惊惧！

“纱迦——”她缓缓地、几乎是踉跄地走到星罗的面前，那双美丽的眼睛立刻蓄满了泪水！

“啊——天啊！星罗——”“不是你的错。”星罗轻轻地扶住她，平静地说道。

火光映得她依然苍白的脸色如此美丽，那凄凉的感觉让纱迦明王忍不住用力咬住自己的唇！



“要怪也只能怪帝释天，是他杀了我的族人。” 纱迦明王征征地看着那火焰，夜叉族人的尸体正一嘲一点地化为灰烬。她几乎可以从火焰中看到他们痛苦挣扎的样子！

她似乎可以感觉到他们被屠杀的痛苦。“纱迦！”星罗连忙挡住她的视线。“别想了！”纱迦明王愣愣地抬起眼睛，那是星罗的面孔。瞬间，她仿佛看到父亲屠杀无辜人民时残酷的面孔！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杀了星罗的族人！

她那慈蔼的父亲竟然冷血无情地屠杀了这些善良的人们！

那是星罗的族人！

纱迦捂着耳朵，仿佛这样便可以不再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仿佛这样便可已躲过那令人痛苦的折磨！

“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族人同样也死在昆沙门天的手中，他与帝释天一起屠杀那些无辜的人啊！你身上的每一寸皮肤、每一条神经里都流着这些被屠杀者的血泪！你听不到吗？你听不到自己血管里的哀号声吗？”纱迦颤抖地伸出手，那细致雪白的皮肤下静静流动着她的血管。那里面流得竟然是杀戮者的血吗？她的生命是用这些被屠杀者的血泪所喂养起来的吗？“纱迦，你父亲没有选择的余地。”星罗轻轻说道。

“你的族人也没有选择的余地。”纱迦明王惨笑着凝视着火焰：“我母亲的族人也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到底谁才有选择的余地呢？”“纱迦……”“我会替你取回罗刹剑，你等我。”纱迦明王压抑深吸一口气颤抖地笑了笑说道，人影缓缓消失。

“纱迦！”星罗喊道，但是纱迦明王已经消失了。

该死的魁！

无论如何不该伤害纱迦的！纱迦是无辜的啊！她那么天真善良。这些污秽的事情不该由她来承担！

星罗皱起眉，忧心地注视着火焰。

她的族人已经死了，她不希望纱迦因此而受到伤害，那是无谓的啊！昆沙门天如果可以选择，相信他绝不会屠杀夜叉族人。

他会这样做，唯一的选择是因为他没有选择。

在这样的时代，想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其他人六亲不认。

谁都没有错，唯一错的是帝释天。

唯一该死的也是帝释天。北天王府里歌舞升平，昆沙门天坐在大殿正中间，几名歌姬正喜悦地载歌载舞！能在天界最俊俏的天王面前表演，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

如果能蒙他垂怜，立刻可以摆脱身为人的无奈命运，一跃而成天人！谁不渴望这样的荣宠呢？她们露出最甜美的笑容、展现出最诱人体态，那娇美模样美不胜收！

但是昆沙门大脸上并没有笑容，他的心思停留在纱迦明王的身上。

这几天纱迦的表现很奇怪，似乎在躲避他。纱迦沉默的反应让他十分紧张，难道……他恐惧的事情难道成真了吗？北天王府里知道夜叉族被灭的人并不多，他也一再提醒他们不可在王府里谈论这件事，他相信他们不敢违背他的命令，纱迦很少出府，她不可能知道这件事。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但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什么可以让纱迦躲避他？侍女们说纱迦这几天不言不

语，连饭也吃不下，请御医来看，却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昆沙门天不由得轻轻地叹口气。纱迦过去不管有什么心事都会对他说，但这次为什么……“纱迦？”纱迦明王出现在门边，她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里面的景况；昆沙门天连忙跳下王座来到她的身边，露出笑容：“纱迦。你怎么了？父王找了你好久！”纱迦还是没有反应，昆沙门天低头看着女儿，她的手上拿着一包东西：“你拿的是什么？”“是罗刹剑。”昆沙门天猛地一窒！

纱迦抬起眼注视着父亲，那眼神十分悲哀，令昆沙门天的心为之揪痛！好半晌，她才低低地开口问：“父王，您为什么要诛灭夜叉族？”大殿里面的歌舞嘎然而止。

昆沙门天错愕地看着女儿，纱迦脸上那伤痛的样子，让他的心狠狠地纠结在一起！

“纱迦”“因为父王要照顾纱迦，和北天王府的其它人是不是？”纱迦惨惨一笑抬起眼注视着自己敬爱的父亲：“为什么呢，父王？除了纱迦之外，难道其它人的生命在父王的眼里就那么不值一文吗？星罗与父王是忘年之交，星罗更是女儿的好朋友！”纱迦悲痛地低下了头，羞愧得几乎无地自容！

“父王叫女儿如何面对星罗！”“纱迦”纱迦明王用力地抱住手中的罗刹剑，那模样痛苦悲伤至极！“母后的亲人也是父亲杀的吗？”她抬起眼睛问：“父王，您为了纱迦究竟杀了多少人？”昆沙门天焦急地伸出手：“不是这样的！纱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听”“我不想听。”纱迦明王哭着低下头；昆沙门天不敢靠近，深怕女儿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来！但她那心碎的模样却让他手足无措！

纱迦明王深吸一口气，抬起清亮的眼睛对他微微行个礼：“父王，女儿不会再回来了！请父王自己保重。”“纱迦！”昆沙门天错愕地大叫！

他猛然往前扑！但纱迦明王的身影已经消失！

“纱迦！”“天王！”他身边的禁卫军冲了过来：“属下立刻去找明王回来！”“去！不准伤害我的女儿！”昆沙门天咆哮！

禁卫军匆匆忙忙地赶了出去！

“去牵我的马来！”昆沙门天没命地往外冲，北天王府里的人顿时乱成一团！

纱迦 你不懂的啊 不替帝释天被他想杀的人，那么他会杀尽天下人 帝释天是不可反抗的，为了保住大多数人的性命，不得不牺牲少数人，你懂吗？不 你不会懂得！你不知道父王为了这些血腥付出了多少代价！

你不会知道父王为了你，身上背负了多少血债！

昆沙门天疯了似的狂乱地四处寻找。

纱迦，你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了！没有了你，父王将何以为继？回来吧！我的女儿。

纱迦明王狂乱地往前狂奔！

她可以听到后面传来的追逐声，如果她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一定会抓她回去！

她不要回去！

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回去那个以血肉所建筑起来的城堡！

不知道自己究竟跑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到底对不对？直到她

一个琅伦扑倒在地上，心里那无尽的痛苦才放声哭了出来！

天哪！为什么？为什么她的父王会是那么冷血无情的人？她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但却又由不得她不信！

现在她可以确定了！为什么她的母后会悲哀至死！若换成是她，她不会难过吗？想到自己这些年来所过的幸福生活、想到父王那宽厚的胸膛……天哪！原来那上面竟然全沾满了别人的鲜血啊！

纱迦明王无助她哭泣着，觉得自己是那么的肮脏！那么天真愚蠢！

她怎么可以毫无知觉地踏着别人的血肉，却仍然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她怎么可以那样毫无知觉地喝着别人的血、吃着别人的血肉。却仍然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纱迦明王。”她惊愕地跳起来！

“谁？”纱迦明王那双清亮的眼睛仿佛小鹿一般纯真，而现在里面正闪动着惊惧的光芒！

不远处的天际隐隐闪动着蓝色的雷电，她双眼大睁注视着那从乌云中缓缓出现的人影。

他骑着黑色的独角天马，身穿银黑色的盔甲，看起来尊贵雍容，全身上下充满着不可逼视的威严！

“帝释天！”纱迦明王愣愣地看着他；帝释天几年来的容貌一直没变过，那俊美的模样。

“你胸前抱着的是什么？”纱迦缓缓后退：“没什么”“是夜叉王用的罗刹剑吧？”帝释天微笑着伸出手，那阴森的气息令人毛骨悚然！

“来，把罗刹剑交给我。看在你父王服侍我多年的份上，我可以不杀你。也不计较你所说的无知言语。”“不！”纱迦坚决地抱住长剑：“这把剑不能给你！”帝释天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纱迦，那声音冷冽有如霜雪：“你不怕死吗？”纱迦明王紧紧抱住长剑。她深吸一口气：“不怕。”星罗孤独地坐在黑暗的夜叉村外；夜凉如水，微风吹拂在她单薄的身子上，显得有几分凉意。小豹子靠在她的身边，半闭着眼睛陪伴着她。

夜空中星子们神秘地眨着眼睛，凄凉的冷风吹拂着安静无声的夜叉族，燃成灰烬的火堆飞散在半空中，仿佛可以看到族人们在黑暗中渐渐远去的身影。

沙罗趴在她的身边显得有气无力。沙罗似乎可以感觉到她心里的悲苦，那翠绿色的豹眼闪动着沮丧的光芒。

夜很深了，星罗坐在地上不由得轻轻地叹口气 该走了。

也许纱迦不会来了、也许她该自己出发到北天王府取回罗刹剑，正想着却听到远处传来急切的呼叫声！

“纱迦！”星罗跳起来！她和小豹子迅速躲了起来，不远处有天马急促奔腾的声音传来！

“纱迦！”是昆沙门天的声音。

他的声音十分急切，想必是纱迦明王出什么事了！

天马在夜叉村落前停了下来，昆沙门天下了马，看着眼前的一片荒芜。

“天王。”他蓦然抬起头：“夜叉王”星罗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眼前这个男人屠杀了她的族人。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她竟一点也感觉不到对他的恨意？“夜叉王。”昆沙门天憔悴地抬起眼，那双恳切的眼哀求地看着她：“我知道你恨我，但是纱迦是无辜的。”“纱迦？”星罗皱起眉：“你以为我会利用纱迦来报复你吗？”昆沙门天起身，那模样已不再是个威武的天王，

只是个樵碎的父亲：“天 我很抱歉！但是 ”“我以为妙迦被你们拦住了，难道她 ”“天王！”禁卫军疯狂地冲了过来。“天王！”昆沙门天立刻转身，眼里爆出希望：“什么事？找到小姐了吗？”禁卫军的眼里却有深刻的恐惧。“找……找到了！”他的手指着不远处的天际。

“天……天帝……”那蓝色的雷电在同时刷地击下！

老天！

星罗倒抽一口冷气！

帝释天

## 第七章

那蓝色的雷电刷地击中地面，纱迦面前立刻爆出一个大洞！那冒着黑烟的洞相当深，可见那一击的力量有多么大！

“我说过，只要你把罗刹剑交给我，我可以免你一死。”帝释天轻轻地说道。他的手中握着银蓝色的雷电，光芒映在他的脸上，将他俊美的面孔也染成蓝色！看起来像个从地狱出现的魔鬼！

纱迦颤抖地抱紧长剑拼命摇头！这把剑绝不能交给帝释天！星罗需要这把剑来打败帝释天 那么善解人意！她 有什么错？“帝释天 ”昆沙门天跪在那里，他的泪落在空无一物的手臂上，他最心爱的女儿就这样化为灰烬。就这样死在自己一直忠心侍奉的君王手上！

“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低低地、压抑地问：“难道你不知道纱迦是我最重要的人吗？没有纱迦，任何事都不重要了！你竟然杀了她！我对你如此忠心、不惜背叛了妻子、朋友、甚至自己！而你却还是杀了她 ”昆沙门天缓缓地站起来，愤怒而怨恨地面对帝释天那不可一世的面孔：“你 根本不配拥有这个天界！一帝释天冷冷地注视着昆沙门天：“只要是背叛我的都该死，任何人都不能例外。”昆沙门天缓缓起身，他的左手浚浚闪出血红色的光芒，那双悲伤的眼瞬间充满杀机！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替纱迦报仇！”“考虑清楚，昆沙门天，你的女儿与你无关；你是我最喜欢的将领，我不想杀你。”帝释天竟说得稀松平常：“放下仇恨，我还是可以重用你。”“你根本不是人！”昆沙门天冲过来，左手的光芒刷地击向帝释天！

“我当然不是人，我超越了人，也超越了神，我是万物的主宰、所有的一切。”帝释天冷冷地说道，那威力强大无比的左天印到了他的跟前，竟像是小孩子的玩意，他看也不看一眼，轻易地以手挡住。

昆沙门天疯狂地注视着帝释天，那怨恨几乎在他的眼里燃起了一把火！一把熊熊烈火！

“我为你背叛了一切，遭受天下人的唾骂，但那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想保护我的女儿。如果没有纱迦，你 不过是个残暴之君！我昆沙门天宁死也不会为你做任何事！

纱迦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控制我的人！如今纱迦已死，你 帝释天，你也去死吧！”昆沙门天一跃而起，他的左手闪着血红色的光芒、右手则操着鲜少示人的“轰天雷戟”！那威力强大的雷戟在黑色中闪着银红色光芒！

据说轰天雷戟与罗刹剑一样是上古神器，天界大战之前那轰天雷戟一直是属于护天一族所有：大战之后护天一族惨遭灭族，轰天雷戟也不知下落，谁知道原来竟落在昆沙门天的手里！

昆沙门天使尽浑身气力，那拼死一战的冷冽气势令人不寒而栗；但更恐怖的是帝释天——他不闪、下避，对左天印与轰天雷戟似乎毫无惧色！

轰天雷戟所击出的银红色急电，将天际映得艳红！那血红色的光芒让人炫目非常！

帝释天一跃而起：“昆沙门天，看在你是我过去爱将的份上，我就以雷神戟与你对战吧，也算让你死的光荣！”银色闪电从帝释天的手中出现，他猛力一挥！天地为之变色！无数的闪电自天空中的乌云击下，所中之处无不化为灰烬！

昆沙门天焉然闪过，那血红色的雷戟顺势击出！

轰！

帝释天的前胸被轰天雷戟的银红色雷光迎面正中！一阵巨响之后。天地都安静了下来。

昆沙门天落到地面上，刚刚所击出的雷光闪过一阵白色烟雾自帝释天的身上冒出来。

死了吗？他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呵呵呵呵——轰天雷戟的战力果然惊人。”帝释天缓缓自烟雾中出现，他没受伤，只是胸前的盔甲凹陷了一块！

昆沙门天倒抽一口冷气！就算是前任天帝也无法安然无恙地接下这一击！

但是他……他竟然毫发无损！帝释天手中的雷神戟轻轻画出一道蓝光，脸上的笑容显得阴森恐怖！

“昆沙门天，你的能力就只有这个样子吗？身为四大天王。呵！太令人失望了！”他说着，手上的雷神戟猛然挥向昆沙门天！

昆沙门天错愕地翻身跃起，但却来不及躲过那一击！整个人被蓝光击得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哇地狂喷而出！

“昆沙门天！一星罗猛然抓起地上的罗刹剑：“夜魔罗刹！”一道白光激射向帝释天！

他愣了一下，手中的雷神戟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罗刹剑的激光已经从他的脸上划过！

刷地一声轻响，帝释天的脸上竟出现了一道血痕！

星罗猛然跳起来趁胜追击，罗刹剑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天魔罗刹斩！”她手中的长剑笔直划向帝释天，帝释天举起雷神戟用力住前一挥！

“危险！”眼看着雷神戟就要挥向星罗，昆沙门天猛然大叫着将轰天雷戟往帝释天的方向激射而出！

“找死！”帝释天勃然大怒！他一把握住激射而来的轰天雷戟，反手一扔！

“昆沙门天！”轰天雷戟并不认识他的主人，它笔直地刺进了昆沙门天的胸膛——“昆沙门天！”星罗冲过来抓住他的手！

轰天雷戟刺穿了他的战甲，也刺穿了他的胸膛！

鲜血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染红了昆沙门天的战袍，也染红了星罗的

双手！

“星罗”昆沙门天微笑地看着自己这一生最后所爱的女子，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一直追问着自己的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她的呢？那一年，小小的星罗随着夜叉王来到北天王府；她倔强的模样与一般同年龄的孩子不同，那漆黑如星的眸子深深地打动了她冰冷的心！

几年过去，星罗长成了娉婷少女，与纱迦一样，然而纱迦的天真烂漫与星罗公主的独立坚强浑然不同！几次的相见，星罗手持罗刹剑的英武模样竟悄悄地令他无法自拔！

但是那是他女儿的童年好友，呵！昆沙门天贵为四大天王，怎可能爱上一个与他女儿同样年纪的女子？他暗暗地看着星罗公主、看着她长大、看着她成为夜叉王、也看着她遭受灭族之苦！

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能替她承受这一切！但是——但是他就是那个凶手啊！

他正是那个摧毁了星罗所有梦想的刽子手！

“星罗对不起”“昆沙门天”他含着笑闭上了眼睛！终于，他可以去见纱迦了，她会原谅他的吧？会的。

因为他的女儿会明白的，她会明白他这一生过得有多么无奈、多么痛楚啊。

“对不起”他最后低低地说着，并不恳求原谅，因为那是无法被原谅的罪行！

那更是怕永远无法摆脱的罪孽！

“昆沙门天 昆沙门天！”星罗嘶声大吼！

他的头垂了下来，身躯渐渐消失，终于化为一阵清风。

“啊 啊”星罗尖叫着用力握紧了双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一个一个在她的面前死去啊！不要啊！

“呵！多么愚蠢啊！明知道不可能与我为敌，为什么还是要愚蠢地付出生命？”帝释天冷笑看着她：“夜叉王，你还是无法觉悟吗？你还不明白吗？我才是这世界上最强的，没有人可以胜过我！除了我，这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王了！”“是 是不会有第二个王了”星罗低着头，她低低地说道，泪水已干：“不会再有王了 因为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掉你！”帝释天一愣！

那杀意 从那小女孩身上所透出来的杀意竟让他的背脊微微地凉了起来！

“这个鬼地方到底要怎么出去啊！”龙王火大地吼道。

他已经在这个城堡里来来回回走了几十次了，可是不管他怎么走，到头来都还是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他生气地瞪着眼前的前厅，忍不住暴吼道：

“你们给我滚出来！魁！”

阿希多罗！听到没有？出来！你们给我滚出来！”过了半晌，阿希多罗终于慢吞吞地出现了，龙王火大地冲上去揪住他：“你这个该死的大头怪物！你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阿希多罗摇摇头：“得要皇子同意才行。”“同意个屁！我现在就要走！二龙王暴躁地吼道：“你要是不说怎么出去，我现在就把这座鬼城堡冲成碎片！”“龙王。”希多罗叹口气：“你急着出去做什么？不过是死路一条，这世界上只有这座城堡是安全的地方。”

“谁说我要安全的地方？”龙王不耐烦地打断他：“我要是打算苟且偷生。

那何必出来？躲在龙宫里安养天年不是很好吗？”“龙王”“阿希多罗，打开出口。”龙王阴沉地威胁道。

阿希多罗摇摇头：“没有皇子”“去你的狗屁皇子！”龙王暴跳如雷地狂吼道，“让我出去！”“龙王”“让他走吧。”魁的声音出现，淡淡地、没有什么感情地：“阿希多罗，让他走。”阿希多罗泄气地垂下肩：“是的，皇子。”龙王有点不满地瞪着城堡的大花板：“魁！你太让人失望了！我还以为你会有什么复仇的计画，我以为你会的！没想到你却躲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城堡中苟且偷安！”魁一句话也没说。

龙王眯起眼睛，阿希多罗连忙打断他：“龙王，这边请。”龙王阿漫海泄气地猛一挥手：“算了！”他跟着阿希多罗走出了城堡，走到“魔之森林”的外面时，阿希多罗轻轻地微一鞠躬：“请龙王保重……”龙王张开口还想说什么，可是继而一想还是作罢：“算了！你也保重吧！也许魁的作法是对的！总要有人活着。”他想了想竟涩涩一笑，看着阿希多罗：“阿希多罗，如果我死了，你能替我做一件事吗？”阿希多罗那硕大的头颅用力点了点头。

龙王仰望着“魔之森林”外的天空思索半晌：“我知道我是没有希望再见到我的孩子了。”他笑了笑扬畅手中的龙王刀：“这是龙族的镇族之宝，等我死了之后，你能替我把它送回龙宫去吗？”阿希多罗的眼睛浮上一层薄雾：“龙王”“我现在还用得着它，不过我想很快地我就用不着了，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愿意。”阿希多罗点点头：“但是我希望这龙王刀是由您亲手交给您的孩子。”“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龙王笑着挥挥手住森林外面走，“保重了！”阿希多罗无言地看着龙王的身影消失在“魔之森林”外面。

是的。他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龙王这一去。恐怕再也无法活着看到他的孩子。他无法活着将龙王刀送回龙宫。

阿希多罗原本干涩的眼睛竟不由得湿润。

别了！龙王 一道身影从他的背后窜了出来，那动作之快让阿希多罗根本看不清楚！但那气息却是他所熟悉的！

“皇子！”阿希多罗错愕地喊了起来！

魁瞬间消失了身影！

“皇子！—阿希多罗焦急地吼了起来追出去，”皇子！“才刚走出森林的龙王被他那急切的叫声吓了一跳！”干什么大呼小叫的？”“皇子匆匆忙忙地出去了！一定是夜叉王出了什么事！”阿希多罗焦急地拼命往前追赶，“皇子！”“嘿！等等我啊！”龙王也同样没命地赶了上来：“阿希多罗！”帝释天冷冷地注视着夜叉王星罗，她那阴沉的气息让他心生警戒。

夜叉族是天界最强的斗神，但是她再强也不可能强过修罗族不是吗？修罗族已经灭亡，他们都已经灭亡了！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眼前这个小女孩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星罗手上的罗刹剑发出噬噬的声音，那声音愈来愈尖锐；奇异的是插在地面上的轰天雷戟竟然也相应和似的发出了低沉的声音：罗刹剑发出银白色的光芒，而轰天雷戟发出银红色的光芒，两支上古神器竟然遥遥相应！

“帝释天 你纳命来吧！”星罗豁然跃起，罗刹剑凄厉地散发出耀眼的银白色光芒笔直劈向帝释天 帝释天手中的雷神戟猛地用力一挡！

“夜叉王，你不会是我的对手的！放弃吧！”“要我放弃，只有你死！”星

罗大喝一声，将罗刹剑转个方向：挥舞出一大片白色的剑花。“夜魔罗刹！”  
轰！一阵强烈冷光笔直激射向帝释天！

好强的力度！

帝释天蹙起眉，他手中的雷神戟与罗刹剑交错而过，他的手在那一瞬间竟然微微发麻！这怎么可能？小小一个夜叉王竟然能震得他的手有些麻木！罗刹剑的光芒也映得他的眼睛有些发花，“天魔罗刹斩！”星罗刷地转身，罗刹剑下偏不倚舞出耀眼剑花，往帝释天身上猛力刺去。帝释天咬紧牙关挡住这一击：“很好！夜叉王，果然不愧是天界第一武神将，但是游戏到此为止！”他手中的雷神戟猛力一挥。银蓝色的雷电刷地击出。星罗堪堪闪过！那雷电在地面上击出了一个巨大的洞。雷神戟似乎自有生命，她闪过之后银蓝色的光芒再度袭来！星罗咬紧牙关翻身再闪。

“闪开！”“魁！”魁挡在她的面前，他的手轻轻一探，轰天雷戟竟像是认得地做的飞了过来！

“护天神雷！”魁大吼一声，轰天雷戟刷地爆出金红色的光芒，那光芒比昆沙门天所用的更加耀眼夺目！

“灭天一族的余孽吗？”帝释天轻笑着挡住了轰天雷戟，那冷冷的面孔上问出一丝冷冽的笑意：“我找你很久了！”“应该说是我等你很久了！”魁手持轰天雷戟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帝释天。这就是魔鬼吗？他杀了护天一族所有的人，甚至连三岁小孩也不放过，这就是害他家破人亡的魔鬼！

“帝释天，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认命吧！”魁淡淡地说完，手上的轰天雷戟轻轻一挥。一道银红色的闪电猛力击向帝释天！

星罗也在同时一跃而起。罗刹剑银光一闪！一道半月型的剑光刷地闪出！

“帝释天！纳命来！”帝释天以手中的雷神戟挡住闪电！但却没闪过罗刹剑的银光，那光芒刷地划破了他的脸。

鲜血流了下来，帝释天轻轻地舔去自己脸上的血迹。那笑容让人不寒而栗：“你们两个以为这样就可以取我的性命吗？哈哈哈哈！真是太天真了！”星罗一窒！

帝释天受伤的部位竟然缓缓地愈合！她刚刚没有发现，原来先前她划伤他的部位，竟早已经愈合得连一点伤痕也没有了！

“妖怪。”星罗看着他低低地说着：“帝释天，原来你已经变成一个妖怪了！”“妖怪与神有什么不同？”帝释天却反问。

他脸上的血快速地干掉，连伤口也同样消失！那丑陋的疤痕正缓缓消失，平复后的肌肤看起来好似根本没受过伤一样！

“只要拥有无上的能力，妖怪或神只是一个称呼；在妖怪的眼里，你难道不是妖怪吗？夜叉王，只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出卖自己吗？”魁冷笑着看着他：“你出卖自己，与魔族同化。身为雷神却与魔族同化，取得了神魔的能力，其它人早该想到这一点！要不然以你一个小小的雷神怎可能篡谋帝位？”“住口！”帝释天咆哮着击出银蓝色雷电！

魁不闪不避，那银蓝色的光芒到了他的身前，竟被一道看不见的墙挡住，顿时化为一阵轻烟！

帝释天的双眼爆出金色光芒！他的手轻轻一扬，战袍背后竟然出现了一双巨大的黑色羽翼！而头上竟也冒出了两只尖锐的利角。

“老天！”星罗惊愕地倒抽一口冷气！他真的与上古魔族同化！



“意外吗？”帝释天的眼睛转为金黄色，那猫眼似的眼睛看起来恐怖、诡异！他竟裂开那血口笑了起来，露出尖锐的獠牙！

“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至高无上的法力！我是神、是魔、也是人！愚蠢的人类啊！你们该奉我为至高无上的神只！因为只有我才是世界上最强大且无可取代的王者！凡不服者俱杀之！”他手上的雷神戟化成黑色的魔戟，徐去了神族的外衣之后，他看起来竟非神非魔——只是个怪物！一个恐怖无比的怪物！

“小心！他根本不是帝释天了！”阿希多罗从后面追赶而来，尖锐地吼着，“凡是阻拦我的，都得死！”帝释天的声音浓浊，他发出低沉的咆哮声，手中的魔戟击出刺眼的光芒！

“燃烧地狱！”“皇子！”阿希多罗飞身挡在魁的面前，魁还来不及推开他，黑色雷电已经击中了阿希多罗的身体！

“阿希多罗！”“快走啊！还发什么呆！”龙王从后面赶过来！他手中的龙王刀住帝释天的方向猛然劈去！“海神龙王波！”巨浪漫天卷起，无数的海龙吼叫着扑向帝释天！

帝释天手中的魔戟刷地划开了波浪，巨大黑色的羽翼猛地杨起，一阵台风吹得龙王所击出的波浪顿时化为无形！

龙王扶起阿希多罗对着星罗与魁狂吼：“快走啊！”魁却红了眼，疯狂地转身，手中的轰天雷戟发出剧烈的光芒！“帝释天！”他不顾一切地冲向帝释天巨大的身体，一阵光芒激烈地爆出！

“哇！”“魁！”星罗飞身过去接住他飞弹出来的身体，帝释天尖锐凄厉的声音撼动了整个大地！

“快走！”

## 第八章

当年，他只是个小小的雷神，在西方将军的麾下担任武神官，随着军队东奔西走，不管他再如何拼命地无法晋升武神将；因为他的战力不足；也因为雷神一族并没有四方守门人的高贵血统。

雷神一族在天界并不是什么血统显赫的家族，在天界阶级分明的世界里，他——不过是个卑微的武官！连想晋见天帝的机会也没有。

但是他却那么的渴望权力！渴望能在善见城占有一席之地！

在一次战役中，他受了重伤，同僚都以为他已经阵亡，所以留下了他。

他恐惧地看着自己身上的血缓缓地流进地面、生命力缓缓地流失他诅咒——诅咒那些留下他的人、诅咒那个阶层分明的天界！

他要拥有无上的能力他要统治整个天界！让那些鄙视他、忽略他的人得到报应！

而他的诅咒竟然成真！

他被留下的地方是一个神族禁地，传说里面禁锢着无数沉睡中的上古魔族。

战争过后天族迫不及时地离开那里，只留下重伤等死的他诅咒着这整个大地！他的血和怨恨竟唤醒了沉睡在魔族圣地的上古魔族。他们响应了他

的要求与咀咒：代价是他的血。

他以他的血、以他的灵魂换取了与上古魔篔交换的契约 他将拥有无上能力、他将成为天地间唯一至高无上的主宰！

代价是毁天灭地 当他再度苏醒过来。他已不再是神族的一员，甚至不是魔族！他拥有了一双金黄色的魔眼，拥有了一双黑色的羽翼与代表魔族的角。但是他不在乎！

他已成了非神非魔 拥有了魔族与神族综合的神力！那是至高无上的法力 他拥有了他所渴望的力量！

他回到天帝军里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他的机会到来；没有人知道 he 已不再是过去的雷神释、没人知道他的战力为什么突然万夫莫敌？他们只知道雷神释平步青云了！

他的能力很快受到天帝的激赏，封他为武神将，甚至将自己的女儿爱染明王嫁给他，让他统领三十万天帝军。

不久，他却在天河边发动政变；领着天帝军攻进善见城。诛杀金刚族、灭绝护天一族、紧接着摧毁天地守门者修罗族。短短数年间，他让天界为之变色！让日月黯然无光！

帝释天脾脱着天界、脾脱四方三界 他是无敌的，任何不服从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条！

那是他与魔族所定下的盟约 他将毁天灭地、他将血洗天、地、人三界！

阿希多罗的身体被强劲的魔雷穿刺而过！那瘦削的身躯已经被切成两半，但他却仍然活着，“我和帝释天一样，已经不算是神族了” 他惨笑着喘息：“为了保护皇子，许多年以前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给了魔族，以求能延长毛命” “阿希多罗” 龙王伤心地看着他，阿希多罗那硕大的头颅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变小了！铁青的脸色看起来恐怖异常！

“龙王，恐怕 我是不能完成我答应你的事了” 阿希多罗微微闭上眼睛。

“不能睡！”龙王忍不住摇撼他。“该死的！你给我醒一醒！你死了魁怎么办？他只剩下你这个亲人了！要是你也死了，那……那他怎么办？” “皇子 已经长大成人” 阿希多罗喘息地回答：“阿希多罗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虽然再也不能侍在皇子的身边照顾他 但是……但是我已经心满意足

”“心满意足个屁！”龙王伤心地大叫：“魁受了重伤！我可不会治伤，这种事情除了你还有谁会做？傻瓜！你给我起来！告诉我怎么把你弄好？你说啊！”阿希多罗的眼睛已经无法再睁开了，他那硕大的头颅愈来愈小，到后来整个身体竟然缩了起来，龙王错愕地看着阿希多罗的身体愈变愈小，到最后竟然变成一只干扁的蜘蛛！

天！阿希多罗为了保护魁，竟然将自己的身体与魔族交换！

龙王欲哭无泪地看着已经消失的阿希多罗 这就是代价！难怪阿希多罗明白帝释天的底细！原来地也与魔族签下了契约！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人间界的人巴不得要成神，可是你们却一个一个和那些妖魔鬼怪签下卖身契！你们疯了！全都疯了！”龙王愤怒地吼叫着：偌大的魔族城堡里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在岩壁之间碰撞着回答！

“你们全疯了！”龙王仰天大吼！泪水从他的眼角滑了下来 权力的魅力竟然这么大吗？帝释天竟然为了权势而抛弃了自己身为神的荣耀！自甘堕

落成威妖魔。

他们一直固守着自己子民的安危而不敢反抗，谁知道统治者竟然是个妖魔鬼怪！这是如何荒谬不羁的可笑情节！

这是如何讽刺神族的结局！

“阿希多罗！你给我醒一醒啊！”龙王狂吼着瞪着地面上那只已断气多时的蜘蛛，他的泪水掉了下来！

“你这个笨蛋！阿希多罗！你这个大笨蛋！”星罗无言地注视着躺在床上男人：其实她知道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多年来魁一直都在暗中注视着她；她从来没见过他，但不至于鲁钝到不知道有人正在她的身边默默地保护着她。

他的脸色惨白，与帝释天交战让他精疲力竭 但是他却正在复原。

星罗悲哀地看着魁渐渐异化的身体。

他的头上缓缓地冒出了两只角，指甲渐渐变长 魁也正在变幻成魔族。

他在这个魔族的城堡中待了太久，即使身上留有护天一族神圣的血液，但不知不觉中竟然也被这座异动中的魔族城堡所同化！

魁自己知道吗？他的残忍行径其实已经与魔族无异！

这就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吗？到头来，竟然是魔族战胜了一切！

那些在他们眼里卑下肮脏的魔族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统治了整个天界！

“阿希多罗” 魁呻吟着伸出手。

星罗连忙握住他的手：“魁？”魁蓦然睁开双眼跳起来！

“阿希多罗！”“别动！你伤得很重！”“阿希多罗呢？”魁抓住她的手喘息地问。

夜叉静静地看着他的眼：“阿希多罗他……他死了。”魁瞪大眼睛看着她：“不”星罗勉强一笑：“是的，你知道的。”“阿希多罗 阿希多罗！”魁跳起来往外冲！

龙王站在门口，手上捧着阿希多罗的尸体。

魁溃然跌坐在地上喃喃自语地看着阿希多罗与魔族交换的身体。

“阿希多罗” 龙王站在他的面前，那表情惊愕无比！抬起眼，星罗的表情看起来那么悲惨！他愣愣地看着魁头上的角。

“天哪 你 你” “我怎么样？”魁抬起眼睛，那双原本深邃的漆黑眸子，现在里面竟微微闪动着金色的光芒，“我也快变成魔族了是不是？”他大笑着抬起头！那笑声无比凄厉！

“没错！我也和帝释天一样！找地快变得非神非魔的怪物了！帝释天、阿希多罗、我！我们都是一样的怪物！”“不！你不是怪物！”星罗大吼着打断他。“你还有机会的！离开这里！只要你现在离开这里，你还可以”“还可以怎么样？”魁怨恨的眼爆出金色光芒：“还可以抱着永无止尽的怨恨、还可以躲到帝释天找不到的地方苟且偷生吗？”星罗无语。

魁冷笑着起身，他身上被帝释天砍伤的地方已经完全愈合，丑陋的疤痕甚至正在渐渐消失。

“我不会逃走的！帝释天毁了我的一切！如今护天一族员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活着若不能消灭帝释天那还有什么意义？不管是神是魔，我都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可以忘记夜叉族被灭的怨恨，但是我不能！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族被诛杀的痛苦！”龙王看着魁身上的变化，他的背上竟然也慢慢地出

现了黑色的羽翼 再过不久，他也不会再是护天一族最后传人。再过不久，他会变成与帝释天一样没有血、没有肉！

他不会再有感情，而只是一个心中充满了怨恨的怪物！

龙王跌坐在地上。一下子苍老了几十岁！

这是什么世界？这是什么世界？经过一天一夜了，魁把他自己锁在房间里，阿希多罗的死对他打击很大！

他甚至不愿意见到星罗。星罗无言地坐在魔族城堡的窗外，看着浑沌的空间扭曲。

“星罗？”龙王来到她的身边，他原本一头红发，那火焰似的头发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全都白了！星罗勉强扯动唇角：“龙王？”老龙王叹口气来到她的身边，眼睛看着魔族城堡外的空间：“你想，我们还有机会救他吗？”

“这就好象你问我，我是否会放弃为族人复仇一样。如果换了是你，你会放弃吗？”龙王涩涩一笑：“是啊！我问的问题真笨！”星罗无言地看着老龙王，她忍不住轻轻地握住龙王的手：“龙王，你回去吧！这里你已经帮不上忙了。”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龙王悲惨地笑了笑：“魁是护天一族唯一的传人，而我竟然救不了他！我答应了你的父母要帮助你，但是我一样做不到！我想我真的是老了！”“不是这样的。”星罗摇头：“帝释天已经不是一般神族，他继承了魔族的能力，再加上成为天帝时所受的加冕式 呵！”她涩涩苦笑：“历代神族都没想到他们的能力竟然会加诸在一个怪物身上！如今就算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龙王沉默了一下，当他再抬起眼，眼里有一丝希望：“星罗，你愿不愿意去劝劝魁？他很爱你！或许愿意听你的话。”“不可能的。”星罗摇头，一你爱魁吗？”她愣了一下。龙王淡淡地笑了笑：“别骗我，虽然我老了，但是我看得很清楚！你对他是有感情的，尽管你不赞同他的作法，但是从你的眼里我看得出你对他的感情。”“我不会否认这一点。”星罗竟微微一笑：“虽然我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其一种宿命。想了想无言地笑了笑：“也许我注定停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爱上某个人吧！”“那么你难道不想为你们的将来”“龙王，我们都知道我和魁是没有将来的。”星罗跳下窗户，她修长的背影无限萧索：“我和他唯一的将来是战斗战斗过后也许就是死亡。”“星罗”龙王看着她的背影，伸出手却又溃然放下。

他还想说什么？但是又还能说什么？星罗看得很清楚，她看得比谁都清楚，尽管她表现得很冷静、很超然，但是她的恨不比任何人少 她要杀帝释天的决心，比任何人都坚定！

切切天 善见城。

“陛下？”他的妻子爱染明王来到他的身边，轻轻地扶着他的肩，那上面的伤痕已经消失了，只留下淡淡粉红色的痕迹：“您已经很多天没好好睡一觉了”帝释天无情地挥开她的手，那双冷冽的眼冷酷地扫过她那绝美的容颜：“何必惺惺作态？你不是一直偷偷地期望着我早点死吗？”爱染明王错愕地看着他，温柔的手在半空中僵住！

帝释天猛然伸出手微笑地握住了她细致的颈项，轻轻施压，爱染的脸立刻涨得通红！

“陛下”帝释天微笑地将她拖到跟前，低低地、几乎是温柔地凝视着她：“爱染，你的心里一直是恨我的吧？为什么还要装出这贤慧妻子的模样？对你来说，我永远只是个卑微的武神官。根本不够资格娶你为妻！更可恨的是我竟然在娶你之后，将坐在这个位子的你的父亲杀害！这些年来你忍

辱偷生留在我的身边，为的不就是等这一天吗？你正等着看我被那些叛逆赶下王位！像你的父亲一样死在叛逆的手中不是吗？”“不”“不要再骗我了！”帝释天咆哮着捏紧她的颈子！

爱染的眼前一黑！顿时昏厥过去！

帝释天看着她，看着那张曾经令他朝思暮想的绝美容颜 他的手不由得放松了。

爱染的身体滑落在他的跟前，那虚弱的气息令他的心为之疼痛！

老天！他想要她！那种渴望几乎撕裂他的每一寸肌肤与神经！

当初若不是在庆典上对爱染明王惊鸿一瞥，或许今天的他仍是个小小的武神官！正因为他是那么的想要她、正因为她的容颜早已钨刻在他心上的每一个角落里 心？呵！他早已经没有心了！

一个妖魔怎么会有心呢？他的灵魂早已换来这不死之身，他的心早已在黑暗中被那些贪婪的魔族啃噬殆尽！

帝释天静静地看着她的身体，那么近的距离，但他却无法伸出手碰触她他太脏了！

像他这样一个非神非魔的怪物怎么可以染指她？他紧紧地握住了双手，压抑住自己全部的渴望 他不能。

这一生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她、远远地爱着她 只有她！只有爱染，是他唯一想要保护的！只有爱染。不管她背叛他多少次，他都不会改变爱她的心。

“陛下 ”爱染明王幽幽转醒，帝释天却冷漠地站得远远的。

她伤心地注视着他：“陛下 ”“我会差人送你离开善见城。”他冷血地说道：“我不想再看到你了。”爱染明王愕然张大了嘴，泪水刷地落了下来！

“马上就走，趁我还没改变主意快点给我滚！要不然，你的下场会与你的父亲一样！”他说着，猛一挥手，转身离开。

爱染明王无助她哭泣着，她伤心的是不管她如何尽力地无法改变帝释天残暴的性格！

他伤心的是自己竟然那么可怜地爱上了弑父仇人！

她伤心的是明知道帝释天对她有爱，她却怎么也不能让他表现出来！

绝望的泪水让她泣不成声，这样的继续活下去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她为自己感到耻辱！

整个天地都已染血 她看着父亲过去曾坐过的王座，现在这上面坐的是她的丈夫，是她的爱人！她无能替其它人复仇，却还将自己的心献给了他！

爱染伏在地上，真的绝望了。

她的丈夫已被魔族同化，她再也没有机会改变什么，她最后一次凝视帝释天离去的方向 天啊！我是那么爱你！这样的爱，却叫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唯有死是唯一的解脱吧。

她无言地取出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带在身边的匕首。闭上眼睛毫不犹豫地切断了那牵牵挂挂的无限爱恋。

她的血再一次染红了善见城的大殿，躺在自己温暖的血中，她微笑着忆起了当年与帝释天第一次相见的情形。

梦吧！梦吧！从今以后她将沉睡在无边无际的梦境里，再也没有痛苦

与折磨了。尖锐的惊叫声划破了平静的善见城：“啊！快来人！明王！爱染明王自尽了！”最后一刻，多么渴望再见他一面，爱染明王努力想睁开自己的眼睛。

但黑暗却已经紧紧地攫住了她！将她拖进连梦都没有的凄冷世界！

## 第九章

天际划下了一颗明亮的流星，那坠落的光芒闪动了一下。魁无言地看着那变化——爱染明王死了。

爱染的母亲，也就是前任天帝的妻子正是护天一族的公主，也是他母亲的妹妹，算起来爱染与他还有血缘关系；自从帝释天娶了爱染明王。听说两个人一直感情不睦，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帝释天终于还是杀了他的妻子。

“魁？”星罗走进他的房间。

“爱染明王死了。”星罗愣了一下，随即苦笑了一声：一是一吗？或许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结局吧！“魁低下头，他背上的黑色羽翼已经消失，头上的角也不复见，”你有什么事吗？”“只是来看看你，”星罗走到他的身边，无言地站定。魁看了她一眼，经过了那么多的打击。

她怎么还能看起来那么冷静？流泪过的她，脸上竟然看下到一点伤悲！魁忍不住失笑：“你真是一个很不可爱的女孩子。”星罗挑挑眉，“为什么不哭泣呢？为什么不像一般的女子一样找个可靠的肩膀。脆弱的把所有伤心的担子卸下来；如果那样，或许你会显得可爱一点。”魁几乎是有趣地说道。

“会可爱一点？还是会无助一点？”星罗微微一笑，眼里闪着强韧的光芒。“恐怕我并没有无助的权利吧！”魁轻叹一口气。

面对未来几乎已经知道结局的命运，无助只会缩短他们的生命！哭泣地无济于事。

魁凝视着她的面孔：“星罗，你恨我吗？”“恨？”星罗讶异地笑了笑：“为什么要恨你？我说过我只恨一个人，那是帝释天，我有什么好理由可以恨你吗？”“也许当初我应该——”“那都已经过去了！”星罗僵硬地打断他，不想再回想过去的种种。

魁无言地垂下眼。过去的幽魂并不会真的过去，如果不是被那冤死的族人们紧紧鞭策着。他们又何以有这样的命运？“别想了。”星罗轻轻地碰碰他的手。

他顺势握住她的手暗哑地开口：“我不能不想。如果你我不是在那种情况下相遇，一切都会大不相同了！”他凝视着星罗的面孔：“我会娶你为妻，而你将成为护天一族的王妃！”星罗的眼竟然蒙上一层轻雾，她勉强地笑着低下眼下让他看出她心里的苦。

“傻瓜，我可是夜叉王，恐怕我只能娶一个男人。而不能嫁给其它的男人。”“我会让你放弃夜叉族的王位。”魁猛然将她拥进怀里，低低地说道：“或者，你可以继续当你的夜叉王，等到你很老很老的时候，再考虑成为我的王妃。”夜叉笑着落下泪来。那是多么美丽的幻想！

只可惜梦想俱碎。

魁无言地吻住她，将她脸上的泪水轻轻地一一吻去，温柔地抚慰着她心里的伤痛。

他们都没有梦、也没有将来，他们身上背负了大多的血债、背负了大多族人的怨恨！

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只剩下空虚的躯体和一颗伤痕累累、破碎的心！

“明天就是善见城的庆典了。”魁轻吻着她的肩：“也许那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战。”星罗轻轻地抱住他的身体，他的背上虽然看不到羽翼，但却微微隆起，那是魔族的象征。她闭上眼睛，不去想明天、不去想未来。“星罗”“别想”她低低地吻着他的唇：“别想了，就当作我们只剩下今天吧”魁用力抱紧她柔软却又蕴含着无限可能与无限力量的身体。

他们紧紧交缠，这一刻已是他们所能拥有的全部！

别去想明天吧！也别去想象将来。能拥有一刻，已弥足珍贵！

再也没有人可与他分享荣耀，帝释天坐在他的王座上，身边空无一人。

宫廷里的庆典依旧，音乐声飘畅在偌大的宫廷之中，显得那么空虚、毫无意义。

他已拥有了一切。所有人类、神族、魔族的梦想都在他的身上实现，这世界已无人能超越他，但是。该与谁分享这荣耀？歌姬们尽力在他的面前表演。三界内所有的族群都来庆贺他登基。他们献上最美丽的女子、最珍贵的珠宝。可是那又有何意义呢？再多的荣宠都无法换回爱染明王，她的血还留在宫殿内的地板上，那痕迹终将刻印在这个地方，永远无法抹灭。

那些人的脸上都有哀戚的表情。爱染一死，这天界再也没有正统皇室血统的神族了！

对他们来说他又算什么呢？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他只要爱染。

“通通给我退下去！”帝释天骂然大吼！猛一挥手，那金殿之内顿时血溅三步！

“阿”惊叫声响了起来！前方的人们当场死在大殿之上！那些前来覆贺的人们吓得四下奔逃！

“愚蠢”他那双金色的眼睛问出冷冽的光芒，怨恨。那怨恨让他近乎疯狂地狂笑起来！这就是报复！是天界对他最惨痛的报复！

他们夺走了他最心爱的东西，让他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愚蠢、那么无意义。

大殿上立刻空了。除了一地的血腥，活的人全都逃了。谁不逃呢？他们都还有心爱的人、都还有想再见上一面的挚爱！而他没有了。

除了那一身超然的能力之外，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帝释天！”他抬起眼睛，夜叉王与魁站在大殿前，他们的眼里燃烧着熊熊的烈火、愤怒与怨恨像一股受人欢迎的凉风一般迎上了他。

帝释天冷笑着起身：“你们终于来送死了吗？”“别搞错了，我们是来为你敲丧钟的。”夜叉与魁同时飞身跃起，罗刹剑和轰天雷戟同时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这里是我最心爱的地方，我们就把你埋葬在这里吧！”“放我出去！”龙王暴怒地捶着墙壁，那墙动也不动地耸立在那里。看起来就打算一生一世把他禁锢在这个魔族城堡。

小豹子紧张地在他身边不停地转来转去，拼命在墙上各个部分用爪子死命地抓！

“该死的！星罗！魁！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家伙！不准你们把我关在这里！”  
龙王气疯了鬼吼！但是城堡里却连回音也没有了！

他们真的打算把他关在这里，不让他去参加盛会！

龙王阴森地瞪着城堡：“我可是堂堂的龙王，你这小小的城堡地想关住我吗？”他忽然抽出龙王刀，对着墙壁暴吼！

“破邪海龙波！”轰地一声巨响！

小豹子躲在龙王身边，巨响过后那墙壁还是完好如初。

龙王气绿了脸！

“该死的！放我出去！”豹子沙罗咬着牙，它低低地发出咆哮的声音。

龙王低下头，错愕地发现那小豹子身上竟然环绕着一圈淡绿色的光芒！  
它的爪子慢慢地变长、身体在光芒中渐渐幻化、头上伸出两只魔族利角！

“啊 你 ”小豹子猛然站起来，身体已贝有人形，整座魔族城堡的空气刷地旋转起来！

狂冽的冷风像刀子吹啸！老龙王下由得闭上眼睛，以龙王刀护住自己的身体。

“你干什么啊！”小豹子发出凄厉的呼叫声，那痛苦的声音让龙王焦急地大吼！

“你干什么！快点住手！听到没有？我叫你住手！”风声嘎然而止，龙王瞪大了眼睛，住下面一看？小豹子呢？“我在这里。”一个童稚的声音生硬地说着人类的语言，龙王错愕地抬起头，原本那头小豹子竟然已经幻化成人形。

“你 ”“我是沙罗。”“怎么连你也 ”“我本来就是妖魔。”沙罗闷闷地回答，他不太自然的咬字还是有豹子特有的沙哑声音，龙王眨眨眼睛沙罗的头上有两只角、背上有一双小小的黑色羽翼，尖利的獠牙清晰地露在外面，那双绿色的豹眼里闪动着金色的光芒。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出去。”沙罗面对着魔族城堡高举双手，口中念含有词地说着咒语。

轰！

魔族城堡的墙壁上裂开了一个洞！

“快点走吧！”沙罗焦急地住前冲：“星罗他们已经住善见城去了！”“夜魔罗刹！”刷地一阵激烈白光击碎了帝释天身后的王座，那金碧辉煌的宝座瞬间被击成粉碎！

帝释天手中的雷神戟阴森地散发着银蓝色光芒，他的脸上有阴森的表情 爱染已死，他最后的人性也随之熄灭。

“都死光吧！这个丑恶的世界原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冷笑着将手中的雷神戟刷地划过整座金殿，四周的墙壁立刻轰地一声炸得粉碎！

他狂笑着畅起了身后黑色的羽翼，那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整座善见城。

“我是唯一的神！你们既然不信奉我，那么就全都去死吧 ”“他疯了！”星罗错愕地发现帝释天已呈半疯狂状态，凡是挡在他面前的、有生命、无生命的物体全都遭到毁灭！

“那正好！杀掉他！”魁手中的轰天雷戟刷地舞出一阵金红色光芒，“帝释天！拿命来还！轰天神雷！”金红色的光芒正中击中了帝释天的盔甲，他连连后退了一大段距离！将地面划出一长条碎石沟！



善见城的人们惊慌地看着那一场大战他们的帝王竟然是背后长了黑色羽翼的魔族！

整座城堡在大战下显得摇摇欲坠！人们惊慌地四下奔逃 谁也没想到一场欢乐庆典竟然会演变成血腥战争！

没多久，人们都已经逃光了，天界的首善之城顿时一片死寂！

魁与星罗站在一起，他们面前的帝释天身上已受了伤，那血缓缓地消了下来，但他的脸上却透着诡异的笑容。

“流血对他来说没有影响：若想要杀死他，唯一的办法是取他的首级、毁他的身体。”魁静静地对星罗说道：“你引开他的注意力，我从他的背后攻击他。”星罗立刻一跃而起，将全身的力气集中在罗刹剑上 这一击一定要成功！“天魔罗刹斩！”帝释天举起魔戟，一抹冷笑出现在他阴森的脸上：“太愚蠢了！”他飞身迎战，魔戟与罗刹剑在半空中交会！爆出激烈的光芒！

星罗死命挡住帝释天巨大无比的力量，她的手已流出血丝，但她却丝毫不放松。

“帝释天！”魁从帝释天的身后猛然袭来！那轰天雷戟刷地刺进了他的身体里！

“去死吧！”帝释天大吼一声！轰天雷戟刺穿他的身体，鲜血像泉水一样喷了出来！

夜叉刷地腾身纵起，罗刹剑同时划开帝释天前胸的盔甲。

他们都以为这样帝释天就算不死也该受到重伤了，或者连帝释天自己也这样认为；但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轰天雷戟、猛地拔了出来！

血刹然而止。

星罗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这 帝释天胸前的伤痕正缓缓复合。被轰天神战刺穿的部分也同样愈合：帝释天看着自己身上的伤痕，脸上的笑容不知是悲是喜 他大吼一声！背上的黑色羽翼刷地猛台，狂风立刻吹了起来 “魁！”魁站在帝释天的面前，他同样愤怒地咆哮！大吼一声之后，

同样将背上的红色羽翼蓦然展开 帝释天愣了一下。然后裂开嘴狂笑

“你不也一样吗？呵！护天一族最后的传人竟然也与妖魔同化！至高的神族到你竟然是最后一人！”“所以你也知道我比你强是不是？”魁轻笑着凝视帝释天：“我是上古神族，无论血统、能力都在你小小雷神之上！我与魔族同化，唯一的目的是杀掉你。”他那黑色的羽翼刷地展开！竟然比帝释天的还要来的更强大！

“不要这样！”星罗焦急地冲过来。“魁！别这样！”魁转过头，脸上青绿色的肌肤让星罗倒抽一口气！

“魁 ”“傻瓜。”魁轻轻一笑，苦涩地伸出手：一你看看我，我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你知道吗？我现在这个样子，再继续下去就会变得跟他一样，你愿意看到我变成那个样子吗？”星罗的泪水从她明亮的眼里落了下来，好想说愿意 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她都愿意守在他的身边！但是她不能！她不能眼看着他变成一个妖魔，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魁其实早已下定决心，在他知道自己没救的那一刻。他已打算与帝释天同归于尽！星罗无言地笑了笑：“做你希望做的吧！”魁微微一笑：“我知道你会懂得。”龙王与沙罗赶到善见城的时候，不禁被眼前的景象震住 龙王张大了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到的！

天哪！善见城竟然已经毁了一大半了！

沙罗焦急地往里面冲！

“星罗！星罗！”“别进去！”龙王连忙拦住他：“里面不知道怎么样了！你先在这里等我吧。”“我不要！”沙罗猛力推开龙王，眼睛里含着坚强的泪水说：“我要去找星罗！”“别傻了！你的力量还太弱！现在进去搞不好”“闪开！”沙罗推开龙王往里面冲。“星罗！”老龙王焦急地赶了上去，龙王刀已牢牢握在手里。看这种情形，星罗他们一定已经经历了一场大战；他不敢想象自己进去之后会见到什么状况，但不管是什么状况，不管星罗与魁是生是死，他一定会完成自己许下的承诺！至少……至少会拼了命完成！

善见城的城墙已毁，破碎的巨石四处散落，里面除了尸体之外一无所有，沙罗在巨石之间跳跃，急得泪水不停地往下落。

“龙王！星罗呢？魁呢？”龙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殿堂不知道多久以前就已经存在，要再多大的力量才能把这座天城毁坏成这个样子？“小心！”沙罗突然冲过来将他扑倒！

一颗巨石从天而落。龙王惊魂未定地看着那颗巨大的石头，一抬头才看到那阴影。当！

金器交鸣的声音写然响起。

在他们的头顶，两道黑影从半空中交错而过。

“是魁！”龙王跳起来，帝释天与魁正在半空中大战！

他们的身上都流着血，两个人的模样也都变得狰狞恐怖！

“星罗呢？”“夜魔罗刹！”才闲着，星罗已从阴影处飞跃而来！罗刹剑与轰天神戟互相呼应着凄厉的声音，她的剑笔直地刺进了帝释天的背。

“吼！”帝释天的身体落到善见城正中央的广场上，星罗死命地将剑住他的身体里刺进去！

帝释天痛得大吼！但他的双手却紧紧抓住了星罗！

锐利的爪子陷进她的肩，鲜血刷地喷出！

“星罗！”魁大叫一声冲过来！

轰！

善见城的地面竟然裂开了一个大洞！一道剧烈的光线从洞内刷地冲天而起。

“星罗！”“魁！”

## 尾声

天地还是天地。天帝也还是天帝。

帝释天并没有死，他不会死的，毕竟他是天帝。不管他愿不愿意、高不高兴，他都得与这个身分继续共存下去。

那天善见城爆出怒吼！天地俱怒！吞没了逆天而行的帝释天与护天皇子魁，而星罗在最后一刻被抛了出来！

善见城在那一刻毁了。

沙罗与龙王救出了星罗，而魁被封印在善见城的下方，永远地沉睡。

帝释天后来莫名地出现；他身上与魔族同化的痕迹已然消失，恢复了神族的身分，天意是很难臆测的！尽管他已恢复了神性。但那并不代表他从

此就成了一个和善可亲的君主。

那一天，龙王目送星罗与沙罗离开，他们一起踏上了漫长不可知的旅程，要去哪里？没有人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大概永远不会回来了。

龙王黯然地抬起头，天空依旧湛蓝，新的善见城很快地建立起来，过去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

他们这一段冒险到此为止：恶龙消灭了、留下身为神族的帝释天，魁走了——护天一族真的再也没有传人了吗？护天一族的历史是不是就要到此为止？他不知道。

星罗那美丽的脸上有一道永远的伤口，像是泪沟一样横在她绝美的容颜之上。

那天。她只轻轻地说：“再见了龙王，保重。”老龙王坐在龙宫里面，又过了几百年安静无声、天下大平的日子，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坚持着，有一天，他终于听到一个可以让他铭目的消息。

在大海的另一端，听说有一个带着豹子的女子，生下了一个小孩儿。

那是个美丽的女孩，她为她命名为：微笑。

老龙王阿漫海老泪纵横地望着大海的另一端，呵！夜叉王啊！我没有辜负你们的委托，你们心爱的孩子如今也为人母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心去见你们了——后记嗨！

又见面啦！想念我吗？《修罗王》之后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问说：修罗王是不是有点——咳，抄袭日本漫画《圣传》的嫌疑？哎呀！这可不得~~，沉亚虽然很食玩，但是“抄袭”！？嘿！那可不是我的作风哟！

被这样误会真的是有点——呜——有点委屈啦！

事实上很久以前我就想写关于佛教故事改编的小说，当然不能否认《修罗王》的确是有些受到《圣传》的影绘，但是绝对不是抄袭哟！

要是读者不相信的话，可以到图书馆里去找喔！里面的人物都是却有其人的，在佛教故事里真的有“帝释天”、“昆沙门天”、“战神修罗”、“夜叉”、“爱染明王”……等人物。

这些人物不但出现在中国佛教经典里，在日本和印度也都出现过，在印度方面的佛教神话里，他们的名字改变，但是大部分的习性与职位没有改变，而在中国的佛教传说里当然也有他们的踪迹，日本更不名说了，因为日本的佛经根本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啦！

令人好奇的是道教也有这方面的传说，但是道教的四方守门人名字又不一样，说出来你们一定会觉得很熟悉，那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很熟吧？他们也有修罗哟！只是修罗还是修罗，夜叉也仍然是夜叉，连名字也没变。

我对这方面的故事特别有兴趣，有一阵子镇日躲在中央图书馆里啃古书，差点没变成书虫！本来应该是先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故事的，但是看了《圣传》之后大受影响。觉得佛教里面的人名与故事更加具有吸引力，所以就——当然啦！也不是照着古书全抄的，除了人名和他们的职位不变之外，绝大多数的情节全是杜撰的。当然也把他们的关系重新组合了一下。

灭天一族这个部分当然也是杜撰的啦！不过如果件很细心而且真的把沉亚的书全啃个精光的话会发现：“灭天一族”早在“撰梦魔幻录”第一本《魔竭奥非斯》已经出现过了，还记得那位盲眼、不食人间烟火而且拥有不可思议能力的“微笑”吗？傲笑正是皇子魁与夜叉王爱的结晶呢！

这样子知道了吗？这些小说都有些许的关连性，只不过并没有限强调其中的关系罢了！

看到这里你应该了解了吧？如果还是觉得《修罗王》与《圣夜叉王传说》看起来有点眼熟，那我也没办法了，不过你要说我抄袭，那我可是不依的哟！

这阵子一直很怀疑“神”这个字，沉亚过去虽然不是什么很虔诚的教徒或信众，但是心理上其实是比较倾向于佛教的。我喜欢佛教的教义，认为那是一个很深奥的宗教，也相信世上的确有鬼神之说，但是现在我却开始怀疑了。

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要发生那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报应来得那么晚？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这世界还是战争不断、地球日益恶化？当然，把所有的责任归诸在“神”的身上是很不公平的，但是看到那么多不公平、让人感到无力的事，真的不由得要开始怀疑起“神”的存在。或许魔界已经开始入侵人界，占据了人的心灵，要不然为什么会有人忍心捏断无辜少女的脖子、绑几个大铁锤将她扔到臭水沟里去？要不然为什么六岁小女孩上个洗手间却会被人奸淫，弄得血迹斑斑？神在哪里呢？也许我太悲观了吧！

其实沉亚一直就是个思想悲观、行动乐观的人，这看起来好象很奇怪吧！

我也不知遣为什么，也许心理一直怀有一丝希望，怀有为世界尽一份力量的小小心愿吧！

也许这也是我最近老是写奇怪小说的理由。还很有可能继续写下去不知道，反正弄不清楚，只是喜欢吧！

你们喜欢吗？我也不知道。

不要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了！那些残忍的畜生已经打碎了我们的梦想、那些变态的怪物已经破坏了我们心里的希望！

别说沉亚唠叨，我真的希望你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有很多的事情也许不是我们可以抗拒的。但是你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地保护自己！

人应该要信任别人，但是人不应该愚蠢！

小心也许会让别人笑你神经质，但是那可以保护你，可以深护我们免于到伤害！

我不想再哭一次，相信你也不想！所以请你一定要很小心很谨慎地保护自己、同时也保护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神，但是我知道我们有彼此。这个世界真的有可恶的混蛋！但是我相信好人一定比混蛋多！我们可以每人吐一口口水淹死他们！我们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拥有彼此，伤害了其中任何一个人，他都将天诛地灭！

千万则忘了！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也会承诺这一点！

下次再见，希望下次我们可以再看到阳光，再鼓动起生命里的希望向真正免于恐惧的未来！

拜拜。



